

柏木大纳言英年早逝，伤悼者甚众。源氏为人，凡略有声誉者逝世，虽交游并不深厚，也皆厚仪相悼。何况他与柏木甚为知心，亲密，是以往往触景伤怀，勾起无限忧叹。柏木周年之忌，源氏为之大办法事。见蒸君无忧无虑嬉笑玩乐，他甚为怜爱。突生一念，以黄金百两另替熏君布施僧道。柏木之父大臣不知内情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夕雾大将做得许多功德，并亲自料理诸法事。周年忌辰，又亲赴一条院慰问。父大臣母夫人未曾料到夕雾之情竟厚于柏木诸弟，又见世人对他如此厚爱，更是感激痛惜之极。

二公主年轻嫣居，受人讥讽；三公主又皈依仗，绝尘弃世，诸事皆不遂朱雀院之心。奈何远离红尘，只得忍耐自抑，摒却凡俗之虑。他自三公主出家后，做功课时常推测，三公主此时亦与他一道勤心礼佛。便时寄鸿笺，其言甚为琐细。

一日，朱雀院于寺旁竹林里掘得竹笋，又于附近山中掘得野芋，念及公主亦好山乡风味，便遣人专程送去。并附言道：“山野春日，路失烟霞。因思你心切，故前往掘些，以示我心。但略表寸心耳：

看破红尘晚，道同净土生。但此般事业甚为艰辛。”原氏进来时，三公主正挥泪阅信。他见公主身边放着果盘，正诧异时，却发现是朱雀院信到。取信一读，心甚感动。信照旧不详，有说道：“我有将不久于人世之感，常想见你，又深恐难以如愿。”其诗乃僧人素常宣教之辞，别无情趣，但他自思：“朱雀院见我虽为三公主终身所寄，却那般冷漠，深自担忧而作此语，理之宜然。想亦甚可怜。三公主叫人将一套深宝蓝色经罗衣服赐于使者，自己详细复信。源氏拿起帷屏边三公主写废的信纸，见是两句笔迹稚气之诗：

“渴慕弃尘去，辞俗入深山。”源氏道：“你住于此，朱雀院尚不放心。如今你要进山，实在伤心啊！”但此刻三公主并不正眼看他。她短发低垂，面如孩童，十分可爱。源氏心中涌起无限怜爱，想道：“怎会弄成这等模样呢？”恐引起欲念，遭佛责怪，便竭力自制。两人隔帷屏应答，不亲近也不疏远。

小公子蒸君睡醒，从乳母房里爬出来，小手直扯源氏衣袖，状极可爱。他身着白罗上衣，外罩一件蔓草纹般红面紫里小衫，衣裾甚长，随意拖曳。衣服都拥到后面，敞着胸。他肌肤嫩白，身材小巧，颇似柳木人像。头发油亮似用鸭路汁染过，兼之嘴角红润，眉目清朗，一再勾起源氏回忆柏木之情。柏木也远没这般艳丽。他亦不肖其母。源氏觉得如此年纪意神情高贵，实属罕见。较之镜中自己，毫不逊色。

蒸君学步未久。他爬到盘子边，胡乱抓起里面的嫩笋乱扔，或咬一口便弃于一旁。源氏笑道：“好没规矩啊！快将盘子搁起，别让他乱来。倘有长舌侍女将此传出去，倒说这孩子贪嘴呢。户便抱起孩子道：“长相真清秀啊！恐是不常见幼儿之故，总以为孩子年幼必不晓事，但他却非如此。这恐怕并不甚好罢。此种人在公主等好孩子中厮混，双方都有不便。唉，只怕我终无缘见得这些孩子成人！正所谓‘百花年年至春放，能否看花意由天’啊。户说时凝视小公子的脸。

众侍女道：“啊！别说此等不吉利之话！”黛君摸着一支筴，咬得涎水四溢。他已出嫩齿，总想咬点什么。源氏笑道：“咳！又是个非常的情种！”便夺过筴，随口吟道：“难忘旧事时仿，翠竹娇笋怎忍弃？”小公子不急不恼一脸憨笑。他急急从源氏膝头爬下，到别处爆闹。

光阴流逝，小公子一日盛一日地漂亮起来，每每让见者惊诧不已。那件“痛心往事”似已彻底消失。源氏想：“天命真是不可避啊！那不测之事之能发生，恐也是此人前生注定吧？”其思想已有所改变。他自思这一生不如意之事甚多，这三公主乃自己众妻妾中唯一身份品貌皆属上品的，不想竟出了家。以此观之，则她与柏木之事终是罪无可赦，想想亦实可叹。

夕雾一再忆及柏木临终遗言，终想不透所言何事，便想向父亲禀告，并窥其反应。但因其已朦胧清知，所以倒羞于启齿。他总欲寻找时机，以探明真情，并告诉父亲柏木痛悔之状。

夕雾极挂念一条院的落叶公主，便于一秋日凄清暮色中前往拜访。落叶公主正漫不经心地弹琴。收拾未妥，侍女们已将夕雾请至其所居南厢中。夕雾附耳听得侍女膝行入帘，衣衫拖曳于地发出窸窣声，闻到缕缕衣香，甚觉幽雅而富有情趣。照例是老夫人出来陪之闲聊。夕雾所居三条院内，人进人出，繁乱喧嚣，更有众小孩嬉戏打闹，而此处却格外幽静，甚得之喜爱，虽近是常有萧索之感，然终不掩其高雅舒适，庭中花木繁盛，虫语唧唧。夕雾漫赏此景，眼前扫过秋日原野。他拉过那把和琴，弦音甚符律调，显见是经常弹奏。而琴上尚遗奏者在香，使人倍觉温馨。夕雾自思：“此情此景，若遇无所顾忌之色情男子，必会丑态毕露，臭名远扬吧！”想毕，便弹起和琴来。柏木生前常弹此琴。夕雾弹起一支富有情趣的短曲，道：“大纳吉弹此琴时的美韵妙音定还留于琴中吧？他弹得何等美妙啊！小生不揣冒昧，颇想一聆公主抚此妙音，一他耳福！”老夫人道：“弦断至今，公主自幼所习乐曲皆忘个无影无踪。昔日清公主在朱雀院御前演奏各种琴箏之音时，也极赏识我家公主。但时至今日，此人已非彼人，整日恍恍惚惚，愁眉难展，竟视此琴为牵愁引恨之厌物。”夕雾道：“此话诚然，但‘感伤亦是无常物’呀！”叹息之余，将琴推还老夫人。老夫人道：“如此则请你顺奏一曲，唤醒我这愁得昏源之双耳，也可稍辨琴中所遗妙音。”夕雾道：“哪里！曾闻道：操琴之道，当以夫妇之传为最佳。愿闻公主妙律。”将琴推向帘边，虽明知公主不会即刻应允，也不强求。

其时明月东升，浩浩碧空，纤尘不染。雁群成行阵飞鸣，不乱不离。看得公主艳羨不已。又有清风徐来，肌沁意凉，公主感此清幽情趣，取箏轻抚一曲。其婚技雅音扰得夕雾恋意丛生，心绪繁乱。便取过琵琶，以至亲至切之音弹奏一曲《想夫》恋人地道：“小生度公主之心妄奏此曲，唐突之处尚望见谅。但公主总得酬我一曲吧。”便隔着帘帷劝请，言辞殷恳之极。公主愈发羞赧，满怀感慨地沉思。夕雾乃赠诗云：

“窥君含羞无语状，始知无声胜有声。”公主在和琴上弹了该曲末尾几句，答诗道：“夜深纵闻琴音苦，不解情意只听音。”由于深得此中高人悉心传授，且为同一音调，故和琴音调虽非细腻之属，她仍奏出凄凉感人之韵味。微弹几句，夕雾深觉遗憾。他对老夫人道：“今夕小生在诸乐器上所奏心事，幸蒙公主垂听。秋夜已深，思及故人，不忍相扰过甚，故就此辞别。世间琴调常变，令人心生警惧。小生惟愿再来之时，此琴仍同今夜之调！”他含蓄表明其心事，即欲辞去。老夫人道：“今夕韵奏风流，当不致有闲言相讥。惟一宵漫谈，尽皆琐碎，未能欣赏妙手雅韵，而使我延寿，实乃憾事片便另添一横笛子赠物中。并道：“此笛颇有来历，不忍其湮没于此等蓬门陋舍之中。看若于归途中吹奏，与阵阵蹄声相呼应，倒也恰悦行人呢？”夕雾恭谢道：“如此妙笛，恐我消受不起！”乃接笛细赏。此乃柏木生前极为喜好之物。记得柏木有言：“此笛所蓄妙音，我未能一一奏出。日后当将其传与我信赖之人。”往事难涌，又添几多伤感。便拿起笛，吹了半曲南品调，道：“适才弹和琴以寄怀故人之情，贻笑之处乞望见恕。惟此管名笛，实受之有愧……”言毕起身欲去。老夫人吟诗相赠：

“荒郎露重草情长，又闻当年秋虫音。”夕雾谢道：“横笛残音如昔声，哀友凄泣气绝时！”

回到三条院本邸，房间格子门都已关闭，四处人声沉寂。夕雾推想有人告知云居雁，说他与落叶公主过分亲见，准是有意于她，云居雁又恼他深夜不归，是以此时明知他已回府，却样作熟睡。夕雾音调甚美地唱起催马乐：“刁妹与我入山中……”唱毕恨声道：“怎都关上了门？如此气闷！今夜月圆当空，竟无人观赏！”遂打开格子门，卷上帘子，侧卧于窗前，毫不理会云居雁此时不悦之心。一群稚拙孩子胡乱横卧，诸侍女也挤卧一块。夕雾见此杂乱场面，与先时一条院相较，便觉大相径庭。遂拿起笛来略吹片刻，思道：“自我去

后，那边该不胜寂寥！那张琴大抵仍在弹奏罢！老夫人确是个和琴好手呢……”他又想：“为何柏木不能钟情于此公主，而表面却尊重备至呢？这倒令人蹊跷。世间不幸之事多为声名远扬者，皆让人思之甚美，而见之却大失所望。如此想来，我们夫妻自助青梅竹马，多年未生隔阂，亲爱无比，例确是难得！难怪她如此矜持骄盛。”

夕雾恍惚入梦，梦见已逝卫门督身着常服，待于身侧，正纲详其笛。夕雾梦中忖道：“其亡魂尚念此笛，故循音而来！”似闻棺木吟道：

“愿授笛中精妙音，世代留传遗子孙。但你并非我所指望留传之人。”夕雾正欲问个明白，忽被一孩子梦哭惊醒。这孩子哭声甚厉，乳汁吐得满褥皆是。故乳母起身视之，人声嘈切杂乱。云居雁亦掌灯而来。她将头发夹于耳后，抱那小孩坐下，耐心抚之。她近日甚胖，此时，她撩开衣衫，露出腴脚晒乳，给孩子喂奶。这孩子生得极为漂亮。因吮不出乳汁，只是略微含着，稍得抚慰。夕雾走进查问，乃命人以米略撒于地，以去恶梦。一时室内骚乱不堪。夕雾梦里悲哀也随之烟消云散。云居雁道：“驻子似有不适。你沉溺于新鲜花样，夜深晚归还要赏月，以致让诸鬼怪沿格于门混进趁机发难。”她幽怨相责，含嗔娇斥之态不能引人嫌恨。夕雾笑道：“我哪里料得鬼怪进来呢！诚然，我若不开格子门，鬼怪也便无路可进。你到底身为孩子之母，考虑周到，话也中肯有理呢！”说明，紧盯云居雁，瞧得云居雁羞怯万分。她道：“罢了，进里去罢！我有甚好看……”灯光笼罩之下，那娇羞之态更是楚楚怜人。小公子身体确有不妥，彻夜啼哭直至天亮。

夕雾回忆夜梦，料道：“此笛实难处置！本乃相水珍爱之物，我也非接受之人，老夫人却将它给我，这如何是好？不知柏木亡魂有何感想？生时不是十分关心之物，于临终之际，倒一时念极，悲伤怜惜，依恋不舍而去。冥冥世界中，那魂灵便永远牵念着，不得醒悟。如此看来，于这世间，万物中却抵过执看了。”他想了一会，便决心叫爱宕寺僧众操度法事，于柏木生时所信仰之寺院广施功德。他又想：“老夫人因我与柏水交情笃厚，故将笛特送于我，不如将之赠与佛寺，倒不失为一功德，然恐老夫人扫兴。”于是暂搁之，往六条院参见父大臣。

此时源氏正在明石女御处。明石女御所生三皇子年仅三岁，长得颇为俊美。紫夫人甚疼爱他，躬亲抚养。三皇子出得室中，对夕雾道：“大将！将皇子抱到那边去！”他尚不善说话，对自己也用敬语。夕雾笑道：“我怎敢走过帘前呢？岂非不识规矩。你过来吧！”待他走来，便将之抱起。三皇子于嚷道：“我掩住你脸，别人不会看见。”于是用衣袖遮住夕雾脸面。夕雾更觉此孩子聪明伶俐，可爱之极。便抱到明石女御处。二皇子与意君亦在那里掺戏，源氏正笑颜观赏。夕雾于屋边放下三皇子。二皇子见此，勿自“大将抱我！”三皇子道：“大将是我的厂便扯住夕雾不放。源氏见此，斥道：“不得无礼！大将乃朝廷近卫，你们怎可视为私侍而争？三皇子也；该让让兄长才是！”遂分开两人。夕雾含笑附和：“二皇子能让弟弟，实在乖巧。以此年纪，实是聪明非凡呢？”源氏亦笑，感到两个外孙都甚惹人怜爱。便对夕雾道：“此处颇不象样，不便请坐，我们往那边去吧！”欲同去正殿。怎奈两个小皇子缠住夕雾不放，也无法离开。

源氏暗忖：三公主所生蒸君要比皇子长一辈，他们不该同游一起。但又恐三公主疑他心偏，心有所怨。源氏虑及此，放平素将黛君与诸皇子同等抚养。夕雾尚未细详此母弟。适逢蒸君此刻从帘隙中探头张望。夕雾捡起一根凋枯花枝向他示意，他便走出。身着一件紫红便服，皮肤白皙，神采照人，俊雅秀美更胜诸皇子。其身段丰腴，秀色可人。或是夕雾心有所偏，便对他特别注视。只觉其目光敏锐稍胜柏木，而眼角秀气与柏木酷似。尤其启齿含笑之态，竟与柏水无差！或许是他甚思柏水之故吧！他料想父亲定已看出，愈想探其口气。皇子们身为皇帝之子，故显得气宇轩昂，高贵不凡，其实也不过世间平常俊秀儿童之类罢。可这餐君，实是出类拔萃，颇具非凡神姿。夕雾权衡道：“啊呀，如我所疑属实，而柏木父大臣不胜哀伤，甚盼能养柏木遗孤，却苦于无人来报。而我如今却知情不

报，恐将受神惩罚！”然而他即刻打消此念：“哎呀，哪有这等巧事！”但他仍犹疑不定，百般费解。意君温驯柔善，甚亲夕雾，夕雾颇觉心慰。

源氏引夕雾至紫夫人处，两人谈机融洽和谐，不觉日暮忽至。夕雾乃叙昨夜访一条院之事，源氏含笑而听。讲到柏木生前诸多可怜情状时，源氏颇有同感，便道：“她弹奏《想夫恋》之心情，古代小说中确有先例。可女人向人吐露心中隐衷毕竟不好。此例我闻之甚多。你与柏木友情笃厚，对其夫人关怀备至，此本无可非议。然你应心地清白，切勿心存异念，胡作非为。滋生事端。如此礼善交往，外人知之也会赞誉不止。”夕雾心想：“你倒会说，训人时心胜坚强，而遇此事你能心无杂志么？”表面上仍答：“我岂敢胡作非为？只因颇感人生无常，故而怜她，前往问讯。若突然断绝往来，反会惹人起疑。至于《想夫恋》之曲，若是公主倾情故意弹出，倒确有轻优之疑。只因琴箏在手，随意漫弹几句，与那时情景相融，倒颇具风雅情趣。人间万事随情而异，不可一一概之。况公主已非妙龄，我亦不善运情猎色。或是她信任于我，故态度温婉可亲，颇为谦恭。”言及此，夕雾觉机会已到，便略凑近身旁，告之柏木托梦之事。源氏默然不答，沉思一刻，才道：“此笛应托付与我才是。这原是阳成院所用之笛，后传予式都卿亲王，亲王也极珍爱。因见相木吹笛音色玉润珠滑，婉转悦耳，便于获花宴会上送与他。老夫人未悉此事前后，故将之送你。”但他暗思：“这笛若要传与后人，非传与黛君不可。夕雾乃深思远虑之人，想必已识破实情。”夕雾察言观色甚久，顾忌更深，不敢贸然提出相木之事。但他总欲探悉真相，便装作一无所知而此刻突然想起之状，问道：“柏木临终之时，我前往探慰。他将诸事嘱托于我，犹言及得罪父亲，深觉惶恐忧虑之语，其状甚是可怜。这竟是何事，我至今仍心存疑虑？不明内情。”说时作出毫不晓情之状。源氏暗道：“果然如此！”但此事岂可直说？他假装不解之态，叹道：“我何曾对他有不悦之色，害得他饮恨而去呢？我也不曾记得了。至于那个梦，待我仔细琢磨一下，再告诉你。女人们惯说‘夜不说梦’，今夜不谈吧！”夕雾不知父亲会对刚才所言，作何感想，心中甚是忧虑。

第三十八章 铃虫

第二年夏天，正值六条院荷地中莲花繁盛。尼姑三公主所供奉佛像落成，便举行开光典礼。源氏亲自操办此事，一切应用物具均置办周全备至。装饰也随即进行。伟前悬挂着用中国织锦特制的幢幡，式样新颖，色泽美艳。此乃紫夫人经办。花盆架上铺设有用美丽的凸纹织锦所制的花毡，精致雅巧，色泽华美，是世间稀有珍物。寝台四角的帷帘高撩，内供佛像。后方悬挂一幅曼陀罗图。佛前设置的银花瓶，内插娇艳鲜丽的莲花。香炉里焚烧着中国名香“百步香”。中央所供阿弥陀佛及侍立两侧的观世音菩萨像、大势至菩萨像，均用白檀木雕就，精刻细凿以惟妙惟肖。供净水的器皿也格外精巧。里面插放青、白、紫等各色手制小莲花。另有依古代流传的配制法调配的“荷叶香”，隐隐掺入蜂蜜，焚时与“百步香”香气合溢，异常滚郁芬芳。六部佛经由六道众生分写。源氏亲手为公主书写所用佛经，并附愿文。意略为：今生与此结缘，他年当携手同登极乐净土。因《啊弥陀经》，为中国纸所书，质地脆弱，恐因日夜诵读而易损坏，故特地宣召纸屋院工匠供以最优名纸其用。今春伊始，源氏便全力书写。源氏笔墨酣畅流利，比打格的金线更为灿烂，能窥其一斑之人，便觉夺目眩眼，实乃罕世珍品。而经的卷轴、被纸更是超凡脱俗，美不能言。经卷置于供佛像的寝台内的几上，此几为沉香木所制，雕有美丽的花纹。佛堂布置装饰既毕，讲师便被邀至，烧香的人也来了。源氏亲临此次法会。他通过三公主所在的西厢时，向里探望，但见里面集聚着五六十个严妆侍女，显得拥挤不堪，暑热难当。有些侍女被挤出，站于北厢廊下。四处置放的香炉香气流溢，黎郁芬芳之气弥漫四处。源氏走近去，叫那些无经验的侍女道：“焚烧熏香，须以微火，令人不知烟从何处出方好。如同富士山顶的烟那般浓厚，便大煞风景了。说经讲道之时，全体皆须肃静，认真

听取教义，不要弄出衣衫客车之声，行动起后均须悄声静气才好。”此时三公主混杂于众人之中，愈衬得娇小玲珑。源氏又道：“小公子在此要吵闹，抱了他过去吧！”

众侍女纷纷退至北面挂着帘子的纸隔扇窗旁，周围顿时清静了许多。源氏便召来三公主，细心叮嘱法会时所须注意的细枝末节，其用心实乃良苦。三公主宁愿让出居家供传佛像，源氏更是感慨万分。说道：“未曾料到我俩会同侍佛堂，惟愿来世共生极乐净土，同处一座莲花，恩爱永世。”说罢，含泪吟道：

“誓求后世共莲座，此时心悲各流泪。”便取笔蘸满墨水，将此诗书于公主所用的丁香折扇上。三公主也在扇上写道：

“纵有同登莲台意，惟恐君心不此居。”源氏见了，笑道：“如此瞧我不起！”但脸上仍露出一片慨叹的神色来。

参与仪式的照例有许多亲王。各处送来的供品琳琅满目，塞满佛前。均是诸夫人别出心裁，巧夺天工之作。而布施七增的法服，均由紫夫人亲自筹办，用经绸纺成格纹状的袈裟，质地式样十分讲究。深借此行的人无不赞誉此乃人世珍品。其诸多细状，实难以尽述。

万事俱备，讲师便升座，庄重地陈述了此次法会的意旨。他道：“公主厌倦雍容华贵之生涯，而甘心皈依我佛潜心修行。此志坚贞不移。”语调威严郑重，听者无不为此泪下沾襟，真不愧为当代学识渊博，口才超凡的得道高僧。

原想当经堂刚落成时于家中私下举办此法会，不料皇上及幽居山中的朱雀院亦闻此音讯，均遣人前往，且送来非常隆重丰盛的诵经布施物品。故排场陡然增大了。六条院所备设施，源氏虽力主从简，却仍比平常体面了许多，何况又添了皇上及朱雀院的重礼。故傍晚散会之时，众僧满载布施而归，寺内堆积如山，几至容纳不下。

从此，源氏对三公主更是青睐有加，照拂无微不至。朱雀院昔日曾赠与三公主宫邪作遗产。此际，三公主劝求源氏让其挪居。她暗忖：“以后终得分居，不如现时分居，更合情谊。”然源氏回道：“分居两地，不能日夜相处，便太过疏远，实非我意。诚然是‘我命本无常’，但于我在世之时，总望不违我愿。”便差良工巧匠大加修缮三条院，务求尽善至美。凡三公主领地内所产之物，及各处任院、牧场等所供之物，择其贵重的送入三条官库中珍藏。同时，又添造库室，凡属三公主的各种珍宝，朱雀院所赠多种遗产悉数纳入库中，令人严管。而三公主与众侍女以及上下人等的诸多用度和开支，均由源氏担负，诸事很快便安排周全停当。

时至秋天，为使环境适于尼僧居住，源氏便在三公主长邸的西边走廊之前，中墙之东一带造就一片阔地，垒产修了供佛的净水棚，四周景致顿时幽雅闲静。于是许多人纷纷仿效三公主削发为尼，遁入空门，作了徒弟。对于乳母及老年侍女则随其自便，推道心坚贞的青年侍女才能追随三公主左右。三公主削发之时，众侍女争先恐后相跟随。源氏闻之，劝导她们道：“万万使不得！修行需道心坚贞者，稍有不稳，混杂其间，便会影响众人而流传浮薄之恶名。”但终有十余人削发陪侍三公主，源氏命人抓来各类秋虫，散置于阔地之中。每当薄暮，秋风送爽时，便信步来此赏听秋虫鸣唱。实欲借机来诉情于三公主，令其厌恶之语不计其数。三公主觉得源氏处心积虑，实出意料，心中遂生憎恶之情。于众人面前，源氏对三公主虽一如往昔，可内心却因了那桩事而很郁不快，心情也一反常态。三公主早欲与他决绝，放才起心出家为尼。原以为可不再与其谋面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孰料他仍是千方百计寻隙说些令人烦恼之语，使她痛苦难抑。于是她想弃绝尘世，避入深山，但又不宜正式提出。

转眼到八月十五。此晚，月尚未升，三公主便来到佛堂前，闲望檐前秋景而诵经吟文。她见两三个青年尼僧正于佛前献花，供奉净水杯，汲水，顿觉如此忙碌于尘俗之事，实乃悲哀。偏值此时，源氏来访，说道：“哈夜秋虫呢喃，真繁稠啊！”说罢，便语调庄严地念起阿弥阳大咒。虫声此伏彼起，其中铃虫之声更是清脆镇髓，犹如风拂摇玲，优雅可听。源

氏道：“昔人曾说秋虫鸣声和美，尤以松虫最为悦耳动听。为此，秋好皇后曾特地各方搜求，散置院内，然而如今难听松虫之声，可见其寿命甚短，名不符实。它在深沟幽壑或远荒原野的松林中，纵情放声鸣，却无人可赏，真是太过可惜！铃虫则不这般，随处皆鸣，叫人喜爱，实乃体味人意之虫。”三公主闻此，低声吟道：

“秋意凄凄虽可厌，铃虫音声却难弃。”吟时风姿绰约，妩媚动人。源氏道：“说什么？秋意凄凉这话，倒出我所料呢！”于是和诗道：

“淘尘弃世卧倦，身发音似铃虫鸣。”吟罢取过琴来，抚弄了一段美妙之曲。三公主也停住了数念珠，倾心静听琴音。此际皓月当空，源氏怅望辽远夜空，甚觉皎皎月光清冷凄凉。回想此间悲欢离合，变幻无常之状，其琴音更见哀婉悲怨，凄绝动人。

且说莹兵部卿亲王和夕雾大将携带随从驱车前来六条院，听赏今夜管弦之会。殊料丝竹之声不闻，正自纳闷，忽听琴音遥遥传来，便循音寻到三公主住处。源氏便道：“今夜寂寥郁闷，无心举办丝竹之会。然想听听久绝的琴音，故独自抚琴于此。你们就此赏评吧！”便又安置座位，同赏琴音。宫中原定今夜办中秋赏月宴会，后又散了，众人很觉扫兴。便纷纷赶到三公主处。于是众人各显其能，抚琴弄技，欣赏评论。雅兴正浓时，源氏

长叹道：“月圆之夕，无论何时，均令人感慨万端！今宵月光皎洁清幽，尤使人神思遐想。柏木权大纳吉英年天亡，叫人每逢聚会，都怀念不已。少却此人，便似万物失去了光泽。此人最能知悉动物情趣，实乃颇具见识之人。只是可惜……”听了自家所弹琴声，源氏悲戚难忍，双泪纷溅，德湿襟袖。他猜想三公主在帘内，必然听得了这番话，又不由生出怨妒之情。但凡此类家宴，他总是恋念柏木心切，皇上等也对他十分怀念，于是向诸人道：“今夜我们召开个欣赏铃虫的宴会，通宵达旦，开怀畅饮吧！”

众人吃酒刚过三巡，冷泉院便遣人送来信。原来今晚宫中游宴忽地作罢，令人颇感遗憾。故左大共红梅、式都大辅及其他请人都齐聚冷泉院。闻知夕雾大将等在源氏处。便派使来请。信中附诗道：

“遥迢九重天，绿苔青庭院。圆月秋宵明，不忘故主情。雅兴甚浓，不妨同乐？”源氏阅毕来信道：“我混迹仕途，无所羁绊；冷泉院辞位以后，闲居深处，洒脱度日。我未曾常去拜访，他定然有所不悦。方才来信相邀，实是抱歉之至。”于是立即动身前往。作诗回赠道：

“不改清空皎月影，蓬门秋色难相认。”此诗并非突出之作，只是历经世态沧桑，抚今追昔，聊抒情怀而已。遂犒赏来使丰盛酒食及物品。

众人便同赴冷泉院，车辆按官次高低依次排列，随从人员奔走相扰。琴弦之声也渐静息，一千人便一齐出发。源氏、莹兵部亲王同乘一车，夕雾、左门卫督、藤宰相等与一千随从跟随其后，浩浩荡荡杂踏而去。源氏同莹兵部卿亲王只穿有常礼服，嫌其太过疏阔，又各添了一件衬袍。月光皎洁，夜空澄碧，天色异常优美。众少年于车中任意吹笛，简车轻骑，微行前往参谒冷泉院。若是正式参见，须得先按官位施行礼仪，方可晤谈。源氏今夜心情犹如昔日作臣子之时恭敬来见。冷泉院见其轻骑简从忽来，惊喜之余，欢迎倍至。冷泉院正当盛年，容貌端庄，竟愈发酷似源氏。在此风华正茂之时，起心辞位，闲居逸处，令人甚是感动。是夜酬答之诗，无论汉诗或日本诗，用意十分精深玄妙。然所作记录照例不多，况若录其片段，反倒有损全貌。故不必赘述。各人吟诗诵文，至天色破晓时方才告辞走散。

翌日，源氏拜访秋好皇后。两人倾心吐胆，对讲甚多。源氏严肃慎重地说道：“我正值闲暇之时，常来探望你亦是正理。虽无要事，然年纪一大，时常便想将往事与你相诉，怎奈出门排场太盛太简，都不好。故左右为难，以致关系疏远起来。较我年轻之人，有的先我而去，有的出家遁世。人世如此变幻无常，常令我心灰意冷，沮丧难安。故此奔世出家之念也日益坚定。但求你多多看顾我之后人，免使他们孤苦伶仃。此言昔日我对你讲过多次吧？望你切记，勿负我托。”秋好皇后答道：“退位以后，反比以前深居宫廷时更难相

见，确是意料不及之事，令人遗憾无限。眼见众人均弃世出家，我亦觉人世可恶。但此志还未向尊前禀告。此身万事承蒙尊前照顾爱怜，未得其许可，心中亦是茫然不知。”源氏道：“正是如此，昔日你深居宫阙之时，虽归家时日有限，但时常得见。如今辞归之后，反失却借口，不可随意回家了。人世固然无常，然那些出家之人或是因痛苦，或是不堪尘世牵累，你怎可模仿他们生出修道之心呢？你若出家，世人不解，定会在背后胡乱言语。此事万不可行。秋好皇后甚觉源氏未明其心之要义，不免落寞不堪。原来她十分挂念亡母六条妃子死后所遭苦难情状。不知她堕入了何种残酷的地狱刑罚之中！其亡后仍要显灵作怪，自报姓名，以至被人厌恶。源氏虽极力隐瞒此事，但自有饶舌之人，将此话流传于秋好皇后。她闻知后，痛苦难抑，更觉人世薄幸。她很想知晓母亲显灵的详情，又不便直问，乃委婉问道：“先前曾隐约闻知先母于阴司罪孽深重，虽未得明证，然亦可推量。作女儿的，一味沉浸于死别悲痛之中，而荒于思虑来世之事。实愿精晓佛法之人，得以明示，以拯救亡母于地狱烈火之中。年事愈高，此愿弥坚啊！”源氏亦觉此话有理，深为同情，开言道：“阴司重刑，世人难免。然人生犹如浮萍朝露，总难一下割舍尘俗，且连倒是一位能救出其母的圣僧，但无后继之人。即便你解铁卸环，皈依佛门，可也遗恨难消。而你不出家，亦可坚定举办种种法事，减轻你母罪孽。我虽有志出家，然人世纷坛，隐居修行也是徒劳，只是虚掷光阴而已。倘能遂就出家之愿，我愿潜心祈求亡母冥福。可惜全是空想啊！”二人共叹世事万般皆空，均可厌弃抛舍。然终究是难下决心。

源氏昨夜悄然进宫，无人知晓。今日消息传开，众多公卿王侯均来拜见请安，隆重护送这准太上皇驾返六条院。源氏想起自身子女：明石女御自幼对其疼爱呵护，如今高居显位；夕雾大将也身名倡扬，出类拔萃，均能安心乐业的自保其所。而对于冷泉院，源氏感情则更为真挚醇厚，时时挂念。冷泉院也时刻惦念于他。在位时常恨难于相逢，故此早年辞归，以求能自由自在不受拘束。然秋好皇后反倒难于回家了。她同冷泉院同居共乐，游玩聚宴、管弦之会反较在位时兴味浓厚。秋好皇后感到万事称心决意，惟有念及亡母在阴司受苦，弃家学道之志方愈加坚定起来。然源氏与冷泉院都不应允，她只得多为母亲举办种种法事，广播功德以赦罪孽。秋好皇后虽未出家，然更觉人世无常，时时悲伤不已。于是源氏同秋好皇后商议，即刻同心为六条妃子举办法华讲经。

### 第三十九章 夕雾

敦厚诚实的夕雾大将，对一条院的落叶公主终于生了恋情，心中眷念不忘。他于人前只作不忘故人之情，频频前往慰问。年长月久，恋慕之情愈深，便心有不甘。老夫人甚是称许夕雾之诚恳，感激不尽。夕雾当初亦并非心有所图，其探访给她清寂的生活诸多安慰。一日，夕雾心想：“倘此刻一反常态，贸然求爱，未免唐突。而竭尽忠诚，公主或能生些情分呢！”但自柏木逝后，公主未曾与夕雾相见。他便欲伺机表白，窥探公主心意。忽逢老夫人生起病来，言为鬼魂作怪，举家移居比睿山麓小野处的别墅。老夫人早年皈依了一位善作祈告善驱鬼怪的法师。今此人闲闭山中，与世绝离。然小野靠近山麓，可请其下山。夕雾筹办移居所须车辆人夫。倒是柏木请亲兄弟，皆因事务繁忙，生活烦琐，无暇顾及寡嫂家中之事。长弟左大并红梅，曾爱恋于公主，一度仓促求爱。遭公主言辞厉绝，之后便无颜再行探访。惟夕雾贤明大度，仍常常亲近公主。

老夫人请众僧举行祈祷仪式。夕雾闻知，遂筹办了各种布施物品及祈祷所用净衣，派人频频送去。老夫人甚为感激，但因病不能亲自回信答谢。众侍女便道：“若叫寻常人代笔，答谢这高贵之人，未免有失礼节。”遂劝公主因书作答。夕雾见公主笔迹隽秀，寥寥数语，诚挚亲切之态毕现。便反复观味，愈发不能忘怀。之后，为常睹公主墨迹，便常常与她通信。这般亲近，令夫人云居雁心中不快，料想将来必生事端，脸上亦时现不悦之色。夕雾欲亲赴小野探问，然心存忌惮，一时未得实行。

时至八月中旬，秋色浓艳。夕雾对公主山居情况甚为关切，渴求一见。于是装作寻常访友之状对云居雁道：“老夫人病居山中，我想前去相慰，且难得某法师下山，我亦有事相商。”遂带亲信五六人，皆着便服，奔赴小野。山道不甚偏险，亦无怪石磷峒，惟松崎山色美好。然秋色却娇艳逼人，与京都富丽豪华之宫解相比，尤富清逸之趣，让人雅兴大增。落叶公主的别墅虽为暂住之处，却甚是高雅。四周环着低矮的柴垣，亦别有选趣。正厅东面一凸出室内，筑有一祈祷坛。北厢住着老夫人，落叶公主居于西厢。起初老夫人道鬼怪多难，不让公主同行。然公主难舍母亲，定要随其入山。老夫人又恐鬼怪移身，便将居室稍加隔离，与公主房间相隔。因无招待客人之处，侍女便将夕雾引至公主帘前，请他稍作等候，随即通报老夫人。老夫人传话于侍女：“承蒙远道驾临，心中不胜感激。倘老身就此死去，无法报公子大恩，今侥幸苟延残喘。”夕雾答道：“尊驾移居时，小生未能亲送，实因家父嘱办要事，故不能相送。又因事务繁多，一时未能拜访，心中悬挂甚紧。怠慢诸多，甚感愧歉。”

是时落叶公主躲于室中。其居所异常狭窄简陋。公主坐处离帘不远，帘外可闻知其动静。夕雾听得衣衫窸窣声，知公主在内，顿觉心旌摇荡。趁侍女传言之机，与早已熟识的侍女小少将君等人闲话。他道：“我竭诚探访效劳已三年，你们仍如此冷待于我，令人好不怨恨啊！叫我于帘前就坐，由人代传话语，含糊其词，这待遇，还前所未有的呢！外人笑我愚辈无比，我亦甚是尴尬。若我于年少爵低，毫无顾虑之时，略领风月之事，倒不会遭此冷遇了。而似我这般忠诚敦厚，长年如斯之人，实为世所罕见。”那神态极为认真。众侍女已心领神会，私下推操议论道：“若由我们草率作答，实甚不妥！”遂禀告公主：“已这般诉苦，公主再不相见，未免有失礼节。”公主答道：“母亲患病不能亲自作答，本当我代为。然悉心看护已疲惫不堪，故有所怠慢了。”侍女传言于夕雾。夕雾道：“公主何出此言？”遂整衣冠，道：“我甚是担忧老夫人之病，甘愿代其受苦。其中缘由，恕我放肆无礼。于老夫人神志清醒，贵体复康之前，公主亦须多加珍重，务望安然无恙。公主只当我牵挂老夫人，却不知多年来我对她的诚挚之心。好不叫人难过啊！”众侍女道：“的确如此。”

时值残阳薄山，暮野苍蔼，山色清幽。迷冥之中，钢鸣胎噪。墙脚抚子竞芳，随风摇曳，亭亭多姿；庭前秋花缤纷，绚人眼目；水流偏偏，寒浸肌肤；山风呼啸，凄厉惊魂；松涛翻滚，腾挪迭宕。忽洪钟贯空，山谷应鸣。此乃昼夜诵经之僧人交接班之时。交接班僧人念诵声浑然相融，愈发宏壮庄严，叩人心弦。夕雾身临此境，惟觉无限凄凉，感慨万端。冥思沉沉，更为孤寂。其时法师祈祷诵经之声甚是庄严。忽闻众侍女相告：老夫人病危。众人皆聚于病房。原本暂居之所，侍女稀少，此刻公主更为孤寂，推了然独坐，耽入思绪。一时万籁寂声。忽四下夜雾骤起，弥钝窗户。夕雾认为天赐良机，遂故作惊慌道：“归路已迷，这叫我怎生是好！”即吟一诗：

“夕雾漫天起，林野增幽致。欲别山家返，归途已迷失。室内落叶公主答道：

“深山藏茅舍，烟霭含山居，狂客俗夫至，不能相留宿。吟声甚是幽弱柔婉。夕雾遗思其音貌，喜不自禁，倒真忘却归途了。他道：“归路已断，这屋内又不便留宿，势必受逐。我这不请风月之人遭此境况，倒真是进退不得了。”暗示自己不思归，并含糊其词表露爱意。他这心思，公主早已知道，惟佯装不知而已。此刻见他这般诉说，顿生厌恶，愈加缄口不答。夕雾不免叹息，然又寻思这良机不可坐失。他想：“哦这爱恋之人，终得让她知晓吧。即便是她视我为好色之人，亦顾不得了。”遂召来亲信，此人乃右近卫府一将监，刚晋爵五位。夕雾嘱咐道：“今夜我留宿于此，有要事与这律师晤谈。但此时正忙于祈祷，待初夜功德完毕再与之相见。不可留众人在此，以免喧哗。令某某人伺候于此，其余人等皆去附近栗栖野之庄院，取秣喂马。于此夜宿，务必谨慎。外人知晓，必非议我轻薄呢！”此话中之意，将监有所悟，便告退离去。于是，夕雾不露声色对诸侍女道：“如此



大雾，甚是罕见，连归途亦封断了。我惟有借宿一夜，就让我宿于帝外吧！等阿阁梨歇息，我便去见他。”

夕雾今夜这番态度，与往日迥然不同，落叶公主甚是担忧。昔日来访，从未留宿，亦极为诚恳，不似这般轻薄。若贸然逃往老夫人处，又木成体统。惟无可奈何默然而坐。夕雾佯装与待文说话，渐次移近帘前。待侍女入内传言时，悄然尾随而进。其时弥雾锁窗，室内甚是幽暗。侍女见夕雾亦入待室来，心下一惊。公主羞愧不堪，忙膝行离去，撞过北面的纸隔扇，已入邻室，然衣据仍留于外，被夕雾迅速拉住了。纸隔扇因无检钩，只得半开半合，落叶公主冷汗如水，羞愧窘迫不已。众侍女一时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纸隔扇这边装有锁，然若强自拉开这贵人，实又有损礼遇，惟失色道：“哎呀！这成何体统？大人怎会生此邪念？”夕雾答道：“不必如此惊慌，我只求接近公主而已。我虽卑微，然数年的诚意，想必你们早有所知。”遂将其爱意娓娓道来。然公主惟觉遭此羞辱，心中怨恨委屈，如何听得此话？却无言以对。夕雾道：“公主党若小孩般木念情理！我实甚悲痛难忍，故有此冒失，罪不可卸！但若公主执意已坚，我亦不敢再越半步。我委实柔肠寸断苦难言啊！公主即或不理此情，目也略知我心意。孰料你却佯装不知，这般冷漠待我，我不堪忍耐，如此之举，实乃无奈啊！即便你将我视作轻薄之人，我亦在所不惜。务望公主明白我这郁积胸中的愁闷。公主如此薄情，自是令我伤心，然又怎敢肆无忌惮……”他强作镇静，一副深情款款之状。公主一直拉住纸隔扇，但这防御委实无济于事。夕雾亦不勉强，惟笑道：“凭此来防备，亦叫人于心不忍啊！”并不任情妄性，足见其温婉文雅。即便此时，亦与常人天渊有别。

落叶公主着一家常便服，甚是消瘦。由袖部显见其手臂纤弱无比。或是历年悲愁所致。衣香醇郁，娇体美妙可爱，绵绵柔情蕴蓄其中。其时夜色深沉，秋风瑟瑟。那墙根秋虫吟唱之声，山中鹿鸣之声，瀑布之声，文融合一，甚是凄清。由尚未关闭的格子窗窥望，但见落日薄山。如此情景，令人触情落泪。即便心若顽石之人，亦难以成眠。夕雾又道：“似我这般执情如一，忠厚愚诚之人，实为罕见。若浅薄无知之人讥笑我为痴子，便是冷酷无情了。你这聪慧之人，竟如此轻鄙于我，甚难理解。若依此刻仍佯装无知，亦与那浅薄之人无异。你并非不饶人事吧！”此番倾诉，落叶公主甚觉难堪，无言以答，惟缄默沉思。她想：“他当我是下嫁之人，肆意调戏。叫人好不悲伤。我这苦命之人真是世间少有啊！不如死了吧！”便噪泣道：“我自知罪孽深重。但你如此轻狂，叫我怎生见人？”声音甚为轻柔。她暗自吟道：

“长年忧患泪德袖，今宵更泣名节残。”不经意中斷断续续泄露出口。夕雾私下接成诗篇，低声吟诵。公主甚觉耻辱，痛悔不已。夕雾道：“适才言语轻薄，多有冒犯。”遂微笑着答诗道：

“今宵轻我不添泪，昔日湿袖名早残。按我的心意做吧！不必疑虑。”于是劝她一同赏月。公主甚为恼怨，誓不愿去，怎奈夕雾用力一拉，也由不得自己了。夕雾道：“我深切爱恋你，务请体谅我心，不必犹豫。若未得你应允，我定不，定不……”语气甚是坚决诚恳。如此诉谈，不觉天欲破晓。

其时，朗月照空，万物被银。莹光映入室内，厚厚的晓雾亦无法遮蔽。山庄厢屋甚矮，似觉与室外相通。公主极力回避面对月亮，其娇怯之态，妩媚无比。夕雾不慌不忙略述柏木生前之事，心中却不免怨恨公主重视柏木胜于自己。公主思忖：“先充虽不及此人官高显赫，然婚事乃父母之命，名正言顺，无可指责。即如此，亦受丈夫冷遇。更况此人，怎可草率相随？他又非外人，其岳丈便是家翁前太政大臣，若晓此事，不知如何作想。世人讥评暂且罢了，倘父朱雀院闻此，定然伤心不已。念及这诸多亲近之人，更觉此事委实烦恼。即便自己坚贞不渝，严守操节，又怎奈何得了别人造谣非议？老夫人尚未知晓，甚是愧疚。若闻知，必斥责我不明大义，将是何等痛苦啊！”遂催促夕雾道：“请于天亮前归去吧！”不再他言。夕雾答道：“公主好薄情！只叫我于无色未明之前离去，就像定情之人

踏露而归，必被朝露取笑！你待我这般冷淡无情，怎知我此时心意？谁知我及早归去。若我心中烈火难禁，不经意做出种种荒唐事来，那又如何是好呢？”甚是眷念依依，虽公主几番催促，更不愿回去了。但他确非轻佛之人，自觉若太过分，又未免委屈公主。倘受人鄙弃，亦甚感耻辱。倒不如于天未明时，悄然迎雾而归吧！但此刻却已是茫然无措了。遂吟诗道：

“夜露重获原，浓雾湿双袖。迷茫路途失，阻隔行人归。我虽抱憾而归，然你那泪湿之衣袖亦仍不得干。恰是你冷淡我的报应。”公主心想：“照此看来，我定将遭人非议了。但我心中坦然，问心无愧。”愈发疏远夕雾。遂答诗道：

“君心托野获，霜露重重多，更教人泪下，五点沾襟衣。此话从何而谈！”娇斥之态妩媚可爱。夕雾竭力效劳于公主，历年如一，百般照顾，其忠诚远非他人可比，而今却前功尽弃。今日之事，使其贪色之本性得以显露，公主受惊不说，自己亦觉羞愧不堪。然转念一想，此番强求未遂，定会落下笑柄吧？于归途中冥思乱想，心烦意乱。真是满怀希望而往，遍身朝露而归。

夕雾从未破晓独归，虽觉辛劳，却又兴趣盎然。恐云居雁惊诧谴责于他，便打算前往六条院东殿花散里夫人处，不回三条院本邓。其时晚雾犹弥漫空中，不知公主此时如何，却道夕雾进得六条院，众侍女见，私下议论：“大将由何处拂晓归家？前所未闻呢！”夕雾稍作歇息，便更换服饰。花散里夫人即刻由熏香的中国式衣柜中取出为他准备的新衣，早餐之后，他便去拜见父亲。

落叶公主对昨夜那窘境仍惊惶不已，羞耻万分，甚是恼恨。故对夕雾的来信，不愿拆阅。她想：“此种丑事，若让母亲知道了，我还有何颜面？她从未料到会如此。倘有所察觉，或闻知传言，必怪我久瞒于她，叫我如何是好？不着令侍女如实禀告。她听了虽然悲痛，但亦怨不得我了。”母女向来亲睦和谐，无丝毫芥蒂，落叶公主不愿隐瞒于她，虽然以前小说中常有教人欺瞒父母之例。众侍女议论纷纷：“即便老夫人知晓一二，公主亦不必煞有其事般焦愁不已。如此担心受累，实甚痛苦。”她们不知实情，颇想看信中究竟何言。然公主仍不肯拆阅。众侍女心中着急，遂对公主道：“默然弃之，真气煞人也！便与无知小儿无异，终不合情理。”于是，拆启来信呈与公主。公主道：“真正气人！虽只面晤一次，然终为自己疏忽所致。委实不堪忍受他那胡作非为，自私狂妄的行径，只道我不愿看信罢了。”说罢，甚是烦闷地躺下。夕雾之信并非轻薄无礼，推情真意切地写道：

“魂离神舍觉心空，坠入无情襟袖中。古人道：‘世事不如意，根源在自心。’可见我这事例并非前所未有，惟我的灵魂不知飞散何处罢了。”此信甚为冗长，不似寻常定情后次日之慰问书。然究竟如何，话侍女又不便阅知。但见公主神色俱无，亦甚为担忧。她们想：“这究竟为何？夕雾大将数年来尽心效劳，事无巨细地关怀公主，叫人不胜感激。然若作为夫婿，反倒有些欠妥，如何是好呢？”公主的亲近侍女，无不为她忧虑。

凡遭鬼祟之人，即便病势危笃，亦有轻缓之时，此间老夫人便有些清醒了。然对公主之事，一无所知。一日，一阿闍梨行毕日中祈祷之后，仍在吟诵陀罗尼。见老夫人精神转好，甚是欣喜，道：“大日如来不愧为真言家之本尊，贫僧此番潜心祈祷，果真灵验呢！恶鬼固然厉害，然孽障缠身，岂有不畏之理？”说罢，便厉声斥骂恶鬼，声音嘶哑。这律师道行精深，坦荡豁达，他突地询问：“那夕雾大将已和落叶公主缔结姻缘了吗？”老夫人答道：“并无此事。他是已逝大纳言的知交，多年来不忘大纲言遗嘱，每逢有事，便来竭力效劳，殷切照顾。闻知老身此次患疾，特地前来安慰，实是恩重情深。”阿闍梨道：“老夫人此言差矣！诸事岂能瞒过贫僧。今晨贫僧来此作后夜功课时，曾见一俊逸男子从西面边门出来，贫僧因朝雾浓重，未能辨析明白。同行几位法师均说：‘夕雾大将回去了。昨夜他曾遣走车马，而自身宿夜于此庄。’难怪有使人头晕的浓重衣香味，原来夕雾大将来此。大将身上常散发出缓郁之香呢！大将本是一位才学渊博之人。自其童年时，贫僧便承奉已故太君嘱托，替他举行祈祷，持续至今。凡有法事，皆由贫僧承办，故知之

甚详。公主同他缔结婚缘，委实不妥。他的正夫人云居雁势力强盛，况娘家又是朝廷重臣，声势煌赫，她已生得七八个小公子，公主恐是压她不过呢！再说女人孽障缠身，死后堕入地狱烈火者，大抵是犯了此种情欲之罪，故遭此残酷报应。倘再遭人嫉恨，便会妨碍修行而成为超生成佛的羁绊，故贫僧私下不赞同此事。”老夫人回道：“此人向来并无轻薄好色之心。适逢老身病重，便命侍女叫他稍后片刻再行相晤。恐是为此而值宿于此吧？他一向笃诚厚道呢。”她矢口否认了阿阁梨之话，然心中暗地思忖：“或许真此事，亦未可知。以前也确见他面露好色之相。但此人委实贤明，深恐别人讥评于他，故态度总是严肃郑重，端庄文雅。因此我们也常疏忽于戒备，昨夜他或许见公主身边人少而趁机钻了进去吧？”

律师离去后，老夫人便召来小少将君，细问道：“我听人说有此等事，可否是真？为何不详诉于我？”小少将君甚觉难堪，但终于将前因后果详说与她。又告知了今晨大将来信之意与公主内心隐衷。末了又道：“大将仅是将隐藏多年的情捷与公主诉说而已。他自是谨小慎微，天刚破晓，便归去了。不知世人作何说法。”她只当是某侍女秘告于老夫人，并未料到是法师所说，老夫人闻此，不觉悲从心起，默默流泪不止。小少将君睹此，很是难过。懊悔地想：“我不该实告于她！如此病重之人，真是雪上加霜啊！”便安慰道：“她们是隔帘相晤的呢！”老夫人道：“无论如何，如此轻率冒失地与男人会面，实是不该。即便是清清白白的，但那些法师，多嘴的童侍，背后不知又要怎样加减言语？她身侧之人均不办事之轻重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已是悲痛欲绝，哽咽难言。她原来期望公主做个气节高尚的皇女，如今却结了尘缘，流传浮薄之名。病中闻知，怎不令她伤心落泪呢？

老夫人噙着泪对小少将君说道：“我时下精神稍好，然亦不想走动。许久未见公主，去唤她过来吧！”小少将君忙回转公主房中告道：“老夫人那边有请呢！”公主也甚想见母亲，便梳理了一番被泪沾湿的额发，换掉挣破了的单衫。然又不肯即刻过去。她暗想：“侍女们不知对昨夜之事作何想法。母亲仍全然不知，日后倘隐约闻晓此事，定责怪于我，叫我有何颜面于世？”于是便躺下对小少将君道：“我好生心伤啊！但求就此而死，反落得一身干净。”说时，其脚气病发作，便叫小少将君按摩了一回。此病每逢她心情烦乱，忧愁悲伤之时便发作。小少将君说道：“老夫人已约略闻知昨夜之事。今日，她问我甚详。无奈，只得据实相告，又说了些抚慰她的话。若问及公主，便照我这般相答吧！”但她未曾将老夫人伤心情形告诉公主。公主听后，觉得果如其所料，甚是悲哀。她一语不发，对枕垂泪。自嫁与柏木以来，时常惹得母亲忧虑。如今又添烦恼，便觉此身实无意趣。她料想夕雾不会就此罢休，定会前来纠缠不止，而外间定也是排闻流传。她前思后虑，心绪更为烦乱，况又无法辨别自己清白，今后恶名传下去，任人讥议，又是何等羞愧！虽未曾失身于他，尚可聊以自慰，然自己千金之躯，怎可如此轻率与他相晤？实是不该。公主自伤命运赛劣，心中更生无限辛酸。

待得傍晚，老夫人又遣人传话，并令人打通了两厢室之间储藏室的门，以作通道。老夫人虽身染重病，但作为更衣，她也只得依照宫礼恭迎身份高贵的皇女。老夫人言道：“此屋内龌龊，邀你过来，实乃不便。但因几口不见，如隔三秋，故特别想念于你。况人世无常，今世为母女，下世却未必能再相厮守。即或仍作母女，忘却了前生之事，却也枉然。如此一想，我俩母女之缘实是短暂，过分亲见相爱，思来反而令人难过啊！”话毕长吁而泣。公主也百感交集，久久凝视母亲，一语不发老夫人很是怜惜她，毫不询问昨夜之事。不觉天色微暗，侍女们点上灯，送上老夫人亲手调制的晚餐，然公主并不想吃。倒是她见老夫人病势减轻，也略觉欣慰了些。

恰值此时夕雾又遣使送信来。侍女不知内情，送将进来，道：“大将来信，给小少将君。”公主不由又惴惴不安起来。小少将君接了信。老夫人询问道：“是什么信呢片原来老夫人确信女儿已失身于大将，正待他今夜重来。见有信到，便料想他不会来了，心中颇为不悦。她说道：“理应答复此信方好。否则，便不成体统了。世人是很难听你辩解的。

你虽自信清白无事，然又有谁会相信你呢？倒不如似无前一般，若无其事与他通信。置之不理，显得高傲自大，也有伤情面。”说完，便要看信。小少将君甚感为难，但只得呈与老夫人。只见信中写道：“昨夜拜谒，公主虽待我冷酷平淡，反令我愈发诚心，倍加眷念了。

泉水清溪流山涧，溪流浊浊出山原。若欲保守清白名，纵成浅薄却枉然。”其它种种甚多，老夫人不能尽阅。此信态度甚是暧昧，语气似颇多得意，今夜又淡然不再造访。老夫人看信后颇为不悦。她反复寻思道：“昔日棺木对公主爱情浅淡，颇使人伤心。但表面上仍十分尊重公主，也聊可慰心，尚令人不称心呢，而大将态度如此轻浮，更如何是好！若被太政大臣家人闻晓，不知又该作何想法。”又想到：“我权且试探其心意，看他会出何言！”便不顾心情悲抑，拭去眼泪，勉力振作，执笔代复大将。所书笔致婉曲怪异，好似鸟迹。信中书道：“老身病情深重，公主亲来安慰。此间，接阅来信，苦劝公主复答，怎奈其心情抑郁烦乱，不能提笔作复。老身只得代为回复。

野畔生长女萝花，名州胜出佳秀人。何故匆匆探花者，一夜留宿野山郊？”仅仅寥寥数语。将信两端封好，掷于室外。立即侧卧躺下，只觉心中痛苦难当。侍女们料想定是鬼魂一时大意，暂未作祟，现下又行侵挠之故。于是惊慌失措，骚乱不安起来。几位正在祈祷的法师就又开始大声诵念经文。众侍女奉请公主回房，但她自哀薄命多苦，宁愿随母同去，仍一直在旁侍候。

再说夕雾那日昼间从六条院回到家邪，便想：倘今夜再访小野山庄，恐外人疑信昨夜之事，而实情并非如此。故他只有强忍思恋之情，苦痛胜过往日千倍。夫人云居雁隐隐闻晓夕雾的份情之举，但她仍作作毫不知情，只是躺于卧室内，与孩子们爆玩打闹。入夜，小野山在回信至。夕雾一见，字如鸟迹，大异往日。便凑近灯前，捧卷细读。隔壁房中云居雁，见有人送信来，便蹑手蹑脚走到夕雾身后，突然抢过信去。夕雾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怎能如此呢？这是六条院东院那位继母之信呀。她今早偶感风寒。我辞别父亲出门时，没去看她，心里有些牵挂。回家后致信问候，此其回信呀！且细看，有这等情书么？再则你也太无礼！相处愈久，越小瞧他人，真叫人好生气愤！你如此横蛮，纵不为我着想，也不觉难堪？”他叹口气，便作出毫不顾惜信纸的样子，要去强抢。云居雁并不看信，只是握在手中，道：“你对我才是如此呢！”她见夕雾并不张惶失措，心里倒有些发怵，便故作娇态如此说道。夕雾笑道：“世人本应彼此善待，此乃世间常理。不过，像我这种丈夫，恐怕难寻第二个呢！凡身份高贵者，倘若以示忠于妻子而对别的女子目不斜视，必定惹人讥笑！将丈夫死守着，你也不甚体面吧？惟有在众多妇人中，倍受丈夫宠爱，地位退异常人，这才可叫人敬羨，自己也觉荣耀，诸美好之事才会接踵而至。如今叫我似某翁那般为一少女而穷尽一生，亦甚可怜，这于你有甚得意之处？”他鼓舌如簧，总欲骗出那封信来。云居雁莞尔一笑，道：“你要混脸面，倒教导我这老婆子苦撑！近来你变得何等轻薄可厌，真是前所未见，叫我心下好生难受！正所谓‘从来不使我心苦。……’啊！亦怨亦喷，样子可爱。夕雾道：“你是说‘今日突然教我忧’吧，这倒为何？你总未明言，显得疏远我之故，定是有人从中作梗。乳母素嫌我穿绿袍，至今仍不正眼看我，总是捕风捉影传我闲言，欲离间你我。竟因一个全无干系之人，你就醋意大发……”他话虽如此，但念落叶之事将来终需她玉成，便也不十分强求。大辅乳母闻言，十分难堪，再无言语。二人又说东道西，云居雁将信放好，夕雾也不便强索，神情颓丧而睡。但他仍心神不安，总思寻机取回信来。推测此信系老夫人所书，不知信中所言？他辗转反思，难以入眠。云居雁已经睡着，乃从容搜寻其茵褥底下，却并未找到。为此，心中颇为烦闷。

第二日天明，夕雾醒来，并不当即起床。云居雁给孩子们吵醒，出至外室。夕雾佯作晓梦初醒，起身满室搜寻，然终是徒劳。云居雁见他并不着急，度之并非情书，也就不十分在意。诸男童欢蹦乱跳，女童们则玩偶，稍长者各自习字或读书。尚有幼子，缠住母亲不放。云居雁便完全忘了所得之信。夕雾则心牵挂着信，全无其它心思。他想早点复信，但

昨夜未曾细读，若碎然作答，老夫人定会怪其不敬，或疑其信失落。冥思苦想，心绪烦乱。早餐后，夕雾又对夫人道：“昨夜之信，不知说些什么，你总不给我看，甚是奇怪！我本想前去探看，可是情绪不佳，无法前往，我待复信。奈何不知其言！”说时神情淡漠，颇不在乎。云居雁也觉夺这封信甚是无聊，颇觉尴尬，便不再提及，答道：“你只须说前夜于深山中微感风寒，身体不适，无法亲往探问，微词歉疚即可。”夕雾戏道：“罢了，休说这无聊之词！你视我为寻常风流之辈，自己反而秦惭。众侍女目睹你在我这不解风月之人面前乱发醋劲，暗自发笑呢！”又道：“那信究竟藏在何处？”云居雁并不马上拿出信来，只和人东拉西扯，躺下稍事休息，不觉夜幕渐垂。

夕雾于鸣钢声中醒来，想道：“此际山雾该有多浓厚，实在可怜！今日总该复信吧！他颇感对他们不起，便情木自禁，取砚研墨，并抬头远望，凝思如何回复。倒过头，忽见云居雁常坐茵褥微微凸起，上前揭开一瞧，正是那信！阅罢，不觉心中发凉。原来老夫人将他别洞观景之事误解。他暗里叫苦，觉得真是愧对这老太太。昨夜通宵盼信，到此刻仍不见回信！其痛苦之状可想而知。他愈想愈懊恼。又想：“老夫人抱病在身，仍提笔写信，可见其内心伤痛之甚。倘今晚仍无音信，她将如何难受！”然现在为时已晚，老夫人病情因此加重也未可知，心里甚怨云居雁。他想：“此人委实可恶，没来由乱藏信……也罢，全是我素日纵容之故。”想来想去，也恨起自己来，意欲一哭为快。他想即刻赶赴小野山庄，又想：“公主恐不会见我。然老夫人又作此断语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！事不凑巧，今日恰逢坎日，万事不宜，即便她们应此好事，日后亦恐生恶果。还得细加斟酌才好。”此人素来认真，故有此念。于是决定先写回信。信中道：“辱赐翰宝，感激涕零。拜读之下，喜不自禁。惟‘匆匆一夜’之责，不知所缘者何？”

野游迷失深山郊，未结同枕共褥缘。虽作此申言，并无益处。但昨夜未访，罪无可恕！”于是又写了一封长信给落叶公主。命人牵出一匹快马，换上随从用的鞍子，遣前晚那个将监送去，又低声嘱咐：“你告与他们：昨夜我在六条院住宿，刚才回来的。”老夫人得知夕雾与公主私相往来，不胜怨愤。在小野山庄等候夕雾不来，怨愤愈炽，便代公主拟了一封诉恨之书，谁知连回信也没有了。眼见这一日又黑，不知那夕雾怎生打算。老夫人对他失去信心，伤心已极，肝胆俱裂，已见好转的病情，又骤然加重。落叶公主并不在意这件事，她只对这男子的胆大妄为而痛恨不已。只是见母亲忧急如此，以致生命不测，觉得出乎意料，又觉深蒙耻辱，但苦于自家清白无从申诉，因而更加闷闷不乐。老夫人看了十分伤心，觉得这公主的命运日见悲苦，悲痛满膺。便对公主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再呼叨也无用了。虽说万事皆有宿命，但也因自己的不慎，才致旁人讥评。往事不可追也，今后当谨慎。我虽不足道，但对你的教养却是悉心尽力的。现在你能通晓百事，明辨是非，无须再劳我忧虑了。但你稚气犹存，尚乏坚韧，是以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再活几年。平常臣子之女，身份稍高者，总是一女不事二夫，否则受世人鄙薄。何况以你金枝玉叶之身，无缘无故怎可碎然接近男子？先前因了意外之缘，屈你下嫁，这些年来我一直深负其疚。然而这也是你孽线前定之故。自你父皇以下，各皆推赞，而那边的父大臣亦甚诚恳。我势单力薄，岂能违逆？惟有俯首听命而已。不幸此人天亡，竟害你我荣独身。此皆非你之过，怪不得你。皇天不佑，谁有孤凄度日而已。岂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于人于己皆蒙恶名。虽然，外间讥评，我尽可不理，但只要你们二人结成婚姻，如常人般恩爱度日，我也稍有慰藉，岂料此人又如此寡情薄义呢！”言毕哽咽不止。老夫人只管自己言语，公主有言难辩，只得抽抽咯咯地落泪，其状甚可怜爱。老夫人一直看着她，又道：“唉，看你生得并无稍逊他人之处，为何落得今日之悲惨命运？”说罢，但觉身体普病难忍。病魔是最善欺凌弱小的。此时老夫人突地气如游丝，身体慢慢冷却。律师也手忙脚乱，向佛大许宏愿，锐声诵经祷告。这位法师曾发愿要终身隐居山中。此次为老夫人破例下山，若佛法不验，毁坛而去，则脸面尽失，且使佛亦面上无光。于是一。已虔诚祈祷。无须说，公主哀哭不已。

正忙乱时，夕雾大将信使来到。其时老夫人神思恍惚，依稀听得有信送来，料想今夜夕雾又不会来。她寻思道：“不曾想，我女儿竟成世人笑料，真真命苦！而我也因留了一封信而一同被耻笑！”一时羞愤交加，心志全衰，竟含怨而逝。此情此景，怎是寻常“悲”“恨”可比！老夫人昔日常被鬼怪侵扰，又几番死而复生，僧众以为此次也如往常，遂依旧诵经祈祷，殊料竟不再醒转。公主扑在遗骸边痛哭不止，欲随之间去。侍女们以人情世事劝她：“人生大限，终极无返，谁也无法抗拒。公主虽眷恋至亲，情动天地，但终不可使老太太复生，倒是节哀自强，也可使老太太含笑九泉。”但公主已哭得缩成一团，不醒人事。僧众拆去祈坛，渐次散去，只留几个僧人陪夜。人死如灯灭，景象不堪凄凉！

各处不知何时间知此讯，皆前来奔丧。夕雾大将闻知，心下惊急，立即遣使吊问。源氏、前太政大臣，与其他亲友都派有人来。山中朱雀院也送来一封言辞恳切之信。公主接到信，方抬起头。信中说：“闻知令堂病重已久，但她素来如此，本已见惯，以致流失，未曾遣使相慰。如今君遭此忧，诚属不幸。推念君苦，心有同悲。务望察人情，省无常，自慰要紧。”公主悲伤过度，几至目不视物，然而还是强自函复。殡葬事宜完全遵照老夫人生前所嘱。是日即行出殡，一切丧务皆由老夫人侄儿大和守负责料理。公主好生难舍，乞请容她与母亲再多呆一时，但此事无法应允。遂立即出殡。临出发，夕雾大将来到。夕雾动身之际曾谓家人：“若不去吊丧，此后事事不顺，不利出行。”实则他心知公主悲戚难禁，心下挂念，急欲前往。家人劝之不必着急，然他心意已定，且路途遥远，故立即动身。只见山庄里愁云缠绕，惨雾重重。遗骸阴森可怖，用屏风围住，以免来客看见。夕雾被请入老夫人起居室西进内室中，大和守含泪相迎。夕雾倚于边门栏杆上，召侍女前来。众侍女连日陪泪悲泣，皆神思恍惚，但既蒙夕雾亲自惠临，仍颇觉欣慰。小少将君亦前来相陪。夕雾见之，一时只管凝噎。他素来坚强，非轻易弹泪之人，但此情此景，又让人念及老夫人生前，心下不免感慨万端。且人生无常，亦非素日传闻，而是亲睹亲历，更添几许悲痛。好不容易平静下来，便叫小少将君转达公主：“昔闻老夫人有些转机，心情放松，竟致疏忽。大梦复苏也得要些时间，不想速然辞去，快于梦醒，实令我惊骇莫名！”公主心想：“我母辞世，多因此人，虽属前世命定，这牵线终究可恨。”遂不予理睬。众侍女同声道：“加此叫我等如何回复呢？以大将之身份特来相吊，究属至诚。倘若不答，未免不敬。”公主道：“随你们推我之心，代为答复吧！我亦不知如何对答。”言毕竟躺下身去。这倒无法怪她。小少将君便出去回夕雾：“大驾光临，恰逢公主昏厥，如今已醒过。侍女们已泣不成声。”夕雾便道：“我也无从安抚她。待我自己心情略定，公主哀思稍解，再来问候。只是老夫人此次碰然仙去，可有缘故？愿闻其详。”小少将君乃将老夫人等夕雾而不到，忧闷而逝约略告知。然后道：“这话似有怨怪大将之意。实因今已动乱神昏，未免言语不当。大将欲知其详，则待公主悲愁稍解，心情稳定时，再细细禀告。望谅。”夕雾见她神思恍惚，欲说之话也觉难以启齿了。稍后方道：“我也稍觉神志错乱，只是愿你再劝劝公主，即便只言片语也请她复我一句罢。他不愿就此回去。但终因此时人多眼繁，怕被视为轻率，只得恢快辞别。他未曾料到今夜就要下葬，甚觉排场简单，有失气度。便召集附近庄园中人，吩咐备细，一应照料，方才离去。葬仪原本简单，今因夕雾此番协助，忽然隆重起来，送葬人数也增多，所以大和守欣慰之至，对夕雾甚为感激。落叶公主每念及母亲即将化作尘埃，心中悲痛难抑，痛哭不止。旁人睹此，觉得虽系母女，却也不宜过度悲伤。公主如此悲痛，恐伤及身体。于是各人叹惋。大和守对公主道：“此间过于凄惨，非化悲解痛之所，不宜久居。”但公主总望厮守于母亲火葬之处，因此执意居留山庄。东面走廊及杂舍中，稍作间隔，做七七功德之增人便宿其中，默诵佛经。西厢丧居装饰，以供公主守孝。公主便在其中漫度悲凄时光，晃眼便到深秋九月。其时山风凛凛，树叶纷落，四周景象萧瑟，触目生悲。久居于此，落叶公主的悲叹与眼泪便永无止息。她痛感生死难随心意，愈觉人世可悲可厌。众侍女都深有同感而心神错乱。

夕雾大将日日遣使探问，僧人们也常得其种种犒赏，不胜喜慰。夕雾又托信公主，殷勤恤问，并向她诉恨，饱注柔情蜜意。但公主却置之一隅，木屑一顾。她每想起就是因夕雾那晚荒唐行径，使病人膏盲的老夫人误以为他们木已成舟，故含恨而去。此实为老人家超生成佛之罪障，这使公主悲愤懑膺，难以自拔。凡有人提及夕雾，她就痛恨而泣下。因此侍女们也木敢禀告，束手无策。夕雾未收到片言只字，起初以为是公主哀思缠绵难尽，未能静心写信之故，但后来时日甚久，仍旧片字元奇。他想：“纵然大悲也有尽时，如今却如此漠视我一片真心，岂非无情太盛？”心生几许怨忿。又想：“倘使我信上尽学孟浪子弟作风花雪月之态，自然令她嫌厌，但我所书却是与她共哀愁之慰问，她理当心存感激。想当年太君辞世，我心悲苦，前太政大臣却不见哀意，谓生离死别人世常情，只须在丧葬仪式上克尽孝道即可，何其冷酷无情！六条院父亲身为半子却诚恳之至地办理丧仪及诸种伟事，给我莫大欣慰。倒不是因他是我父亲才如是说。已故卫门督也竭尽哀思，使我自彼时便颇亲近他。柏木为人沉稳，对世事思谋周详，其哀思较常人尤为哀切，实可敬爱。他在寂寞郁仰之时，常作此类回想，聊送日月。

云居雁不甚清楚夕雾与落叶公主之关系。她从前只知夕雾与老夫人有鸿雁往来，内容还颇详尽，却未曾见得落叶公主来信，甚感诧异。这日，夕雾躺着，遥望薄暮清空，陷入沉思。云居雁让小儿子送去张小纸条，条上写着：

“要欲慰君苦，不知君何思；莫是伤生离，亦或叹死别？君心难料，我心甚忧。”夕雾看罢，脸上绽出微笑，想：“她胡乱猜度，以为我在怀念夫人，真觉可笑。”便挥笔复道：“非为悲生离。亦不叹死刑。惟伤人生世，仿如朝露短。我不过伤感人生无常罢了。”云居雁看此，明知丈夫心存隐情，心下亦添愁闷。夕雾终究难忘落叶公主，心中挂念，便又往小野山在探问。他本拟极力克制，待七七热丧后再从容拜访，但终熬煎不过。他想：“事已至此，这浮名也无须顾忌。只要像常人般地求爱，并终能称心便是最好。”遂不顾夫人心情如何，亦不找借口。又想：“纵然公主本人依旧冷酷无情，不愿亲近，但我有老夫人怨我‘匆匆一夜留’之信为证，她总无法再自傲清白。”念及此，不由胆粗气壮。九月中旬，秋野愈见萧索，即使是不通情趣之人，亦多少有悲秋之感。山风瑟瑟，枝梢树叶与葛叶触风即落，飒飒有声。风声落叶声竟盖过庄严的诵经声，惟有朗朗佛声清晰可辨。室内人疏影单。群鹿为寒风所逐，或依篱垣访惶，或躲入稻未；颈长鸣，已不惧驱鸟器的声音。那嘶嘶长鸣，徒添行人悲绪。兼有瀑布轰鸣，更使愁人增怨。谁有革中秋虫唧唧声稍较微弱；龙胆于枯草中挺立，似示“惟我独尊”。众多露野的花草，本应显秋季应有景致，但于此时此地，却触目难禁凄凉。夕雾照例走至西面边门，遥望四周景象。他身着惯常礼服。外面露出深色研光衬衣。夕阳毫无遮掩，斜照过来。他甚觉眩目，便不经意地举了扇子遮光。那优美的姿势，为众侍女瞧见，皆道仅有女子才有，恐有些女子尚不会做呢！他装得和颜悦色，甚可抚慰愁人之状，指名宣召小少将君。侍女小少将君只得前来，立于距他极近的廊下。他深恐帝内尚有别的侍女，不敢多言，只道：“再近些，别疏远我呀！千里迢迢，特来此深山，全为了你呀！雾气又这般浓。”他故意不看她，而向山野方向眺望，又道：“再近些，再近些！”小少将君便将淡黑色帷屏从帘端稍稍撩起，将衣袂拂于一侧，坐了下来。她本是大和守之妹，老夫人侄女，亲缘甚近，且自小由老夫人抚养，故所穿服饰颜色尤深。她身着黑丧服，外罩一礼施。夕雾又对她道：“老夫人仙去，我亦悲痛不已。公主一字不复，太过无情，我真有些失魂落魄！我自溺苦痛，旁人无从理解，如今我亦木再隐忍了。”又诉了诸多怨言，且提及老夫人临终前给他的信，言毕哀哭连连。小少将君亦哭得厉害，后止泪答道：“那日夜里，老夫人盼见大将，可连信都没回。遂神志昏乱，心生绝望。夜色渐深，她病势愈重，那鬼魂便收了她命。当年卫门督逝世时，老夫人也曾因极度伤心而屡次昏迷。可见公主悲伤难抑，她便勉强振作，劝慰公主，逐渐得以康复。可如今老夫人去世，却无人抚慰公主，以致公主神思昏迷，人事不省了。”言时痛思前情，悲叹木绝。言语哽咽断续。夕雾道：“此言极是。公主确已悲痛欲

绝，情绪萎靡。然事已至此，恕我直言：公主日后将何所托靠呢？朱雀院已闭居深山，白鹤为伴。与世隔绝，通信亦甚艰难。尚需你多加劝导，务使公主明白日下所处身境。万般世事，皆由前生注定。公主虽不欲随俗，怎堪事与愿违！人之一生，欲始终愉悦，须得无生离之恨，死别之悲才行呀！”他一气说了许多。但小少将君一言不答，只是叹息。“恰闻室外鹿声又起，哀婉绝鸣。夕雾听得，便吟起“怜我独夜眠，泣声长似此”的古歌。继而赋诗道：

“万里遥跋涉，探望野山庄。我如鹿苦吗，泣泪沾衣裳。”小少将君和道：

“热泪湿丧服，深秋人意冷。闻得鹿鸣苦，更添哀哭声。”此诗虽不甚雅，但此情此景，由女子低声吟唱，夕雾颇觉美妙。他托小少将君向公主传言。公主让小少将君作答

道：“此际我处世间，恰似置身愁梦，且待此梦稍醒，定当酬谢屡番枉驾之恩。”仅此数语，甚为冷淡。夕雾更是痛感公主无情，抑郁而去。

回京路上，夕雾怅望夜空。正值十三日，月色莹洁凄艳，拂照大地。车骑从容驶过小仓山，途经落叶公主一条院私邪。见此处异显荒寂，西南方院墙已坍塌，院内殿宇历历可见。门窗紧闭，寂然无人。惟有皎洁月光闲映池塘。夕雾忆起首年柏木大纳言于此举行管弦乐会时情景，怆然吟道：

“昔日娇郎今何往？俊身早随泡影亡！

惜叹秋宵孤寒月，独挂中空映池塘。”回至本邪，他仍眺望月色，神思逸荡。众侍女见他呆傻凝望，皆私设道：“有多落魄啊！往常可木曾有此习气的。”夫人云居雁亦发了愁，想：“他的心思竟全被勾到那边了！不知为何？他常叹六条院中妻妾和睦，视诸夫人为典范，而竟观我为不识风情之厌物，实乃可恨！倘我自昔便是众多妻妾中的一个，则外人早已习惯，我便可悠闲度日。然其父母兄弟诸人皆赞美其乃世间诚挚之男子，皆谓我乃无忧无虑之夫人。殊料平安无事至今，竟忽地生出此等可羞之事！”如此一想，更是郁塞于怀。是时天将破晓，两人以背相向，木发一言，却又各自叹气不止，握到天明。夕雾不待朝雾散尽，便又一如既往，忙写信于落叶公主。云居雁甚是怨恨，却也不似前日那般抓扯他的信。夕雾的信内容详实，深情款款，偶尔还搁笔吟诗。吟声虽微，云居雁仍是听到：“愁如梦深锁，深秋几时醒。幽梦缠绕时，方得见卿卿？颇似‘瀑布落无声’了！”信中内容约略如此。封好信，忍不住又吟“如何可慰情”之句，然后召仆夫送信。云居雁颇想知道二人关系之亲密程度，便思谋着窥视对方回信。

晌午时分，夕雾方才收到小野的回信。淡紫色信纸甚是大方朴素，乃是小少将君代笔写就。信中道：“公主仍是执拗不答，并于来信上胡乱涂抹，被我窃来奉上，恕请谅解。”这复信中果然塞有从去信上撕下的纸片。夕雾暗想公主毕竟看了去信，有此亦感欣慰了。实乃可怜之极。他便将公主乱涂的文字拼凑起来，竟有一道诗：

“愁居深山野，朝夕苦泣悲。泪流知多少，瀑布落无尽。”此外尚东涂西抹些惹人愁思的古歌，笔迹娟秀。夕雾反复吟咏，悲愁顿起，想：“我平素见别人为风花月夜之事伤心劳神，便觉荒唐庸俗，讨人嫌厌。岂知一旦亲历，方知苦痛更甚于斯。怪哉，何以如此？”他虽竭力收心敛神，然终是徒劳。

六条院源氏对此事亦有所闻。他暗思：“夕雾为人向来沉稳练达，凡事能从容应付，从未受人讥议，一味安闲度日。我为人父也甚觉光彩。想我年轻之时，因沉溺于风月，以致流传轻薄之名，原以他可补我之不足，殊料偏生此事，损名伤面。对方倘是陌生之人，犹可说也，怎奈她偏是至亲！前太政大臣对此如何看待，夕雾当不会不有所顾虑。可见宿命前定，焉能抗避！唉，利弊与否，我皆不能涉足其间。”他甚觉此事有损两方面颜面，故哀叹不已。他追昔抚今，向紫夫人感叹示意：见落叶公主丧夫，不免忧心自己百年后。紫夫人不由脸红耳赤，心里不是不快，心想：“丈夫仙去我还会久留人世么？妇人立身于世，苦患；1.；多，倘无视悲哀或欢娱情状，而一味浑噩沉默，岂能享受人世之无限乐趣？况女子全无见识，岂不形同痴傻而有负父母之恩情？倘万事皆潜伏心底，而似古寓言中的



无言太子，岂不乏味之极？纵然可随己意行事，可如何方能恰到好处？”如此驰神费心一番，却非为了自身，而只是为了大公主的前程。

夕雾大将前来六条院参谒，源氏知晓其心事。对他言道：“老夫人七七已过。想她自更衣人传，时光在莫，已三十年了。岁月无常，实甚悲伤。人生所恋欢乐，犹如朝露易逝。我常想剃发，忘却世间俗事。然又因故延喘至今，因循度日，实在苦闷啊！”夕雾道：“果如所言，即便表面看似无甚留恋之人，其内。心也尚有难言之苦呢！老夫人四十九日中一切佛事皆由大和守一人操办，甚为凄凉。没有忠实的庇护者，生前尚可，死后难免悲凉。”源氏道：“想必你已遣使吊慰过朱雀院。那二公主定是悲。励欲绝吧？据近年偶然见闻，那更衣不可与先前传闻比拟，竟是位无可挑剔的淑女。众人都在悼惜她，道‘如此之人实乃不该夭寿。’朱雀院也定然震惊，不胜悲伤吧？他对二公主的钟爱，仅逊于已出家的三公主。想来二公主的品貌也必是少有的。”夕雾道：“二公主品貌如何，未得而知。老夫人的人品与性情实在毫无假疵。虽我与其相知甚少，然仅就些许之事，亦足显其性情之优越出众。”关于二公主，他只是略略提及，并不详叙。源氏暗道：“他意向已定，倘再作劝诫，实乃启讨天趣。”便木再谈起。

老夫人的法事，概由夕雾一手操办，遂有种种言论飞传。前太政大臣闻知，觉得夕雾不致如此诚心，总是公主思虑有欠妥帖。法事举行之日，棺木诸弟心念旧情，都来吊唁。前太政大臣亦送来隆重礼仪，以诵经布施之用。供养丰盛，实可与名门望族之家比肩。

且说朱雀院闻知落叶公主欲削发遁入空门，便劝道：“此事万万不可！身为女子，固不宜一身事二夫。但无庇护之少妇出家，更会招致意外恶名，而蒙受罪想，于今生后世不利。我已皈依三宝，三公主亦与青灯古佛为伴，世人皆讥笑我绝后，于我出家之人本无烦忧，但众人免盲目效法，终究无甚意趣。本为避尘世琐杂方入空门，木料仍是尘缘未尽。必得心澄神一，静思息虑，诚心修悟，方可任情去留。”此番话转告公主已多次。公主与夕雾之绯闻，他亦有所知，说公主是因此事不谐，才厌弃红尘。朱雀院颇为心忧，私以为公主公然与夕雾结缘，实乃草率。但又恐说教于她，令其羞愧，实属可怜。“唉，我何又徒耗心思呢？是以对此事闭口不提。

夕雾大将寻思：“我已唇焦舌烂，至今仍是徒劳。看来不可指望她为我诚心所动了。只是骗说婚事为老夫人生前所许。事属无奈，只得委屈死者了。如今倘要我一如青年涕泣着纠缠女子，实乃木配了。”便思谋着迎公主回一条院，正式成亲。于是择定黄道吉日，宣大和守前来，吩咐一应事宜。众人便清理这一度杂草遍生的庭院，并厚施装饰，其富丽堂皇之状更胜于往昔。夕雾更是细虑周全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凡事必才完美，幔帐、屏风、茵褥等物，亦嘱大和守迅速置备。

至吉日，夕雾亲往一条宫础派车遣人前去小野迎亲。公主拒不返京。侍女们苦劝，大和守亦道：“公主之意，叫人实难回命。鄙人深知公主之哀，是以事事竭尽绵薄以慰公主。但今大和地方有事，须得归任亲理。然此间一应事宜，无人可继，又不敢不顾而去。正踌躇时，喜得大将惠顾，竭诚关怀。公主嫌怨此君存心不良，故而不肯屈就，自有理论。然皇女被迫下嫁者，自古历今，何止一二。世人不容你自行其意，一味执拗，反见幼稚。身为女子而欲独特己志，独谋立身而生活安闲者，其例寥寥。终得仗男子之助，其慧质颖材方可一展。左右人等，只管独善其身，却不知以此大义晓喻公主！”又说了许多责备众侍女及小少将君的话。

听得大和守训斥，众侍女都聚拢来，齐劝公主移居。是时公主已身不由己。虽心犹不甘，侍女们仍取来华丽的衣服与她穿戴。满头青丝，已长及六尺，发梢虽因忧患而略疏，然众侍女仍认为丰采依旧。公主手抚青丝，甚觉如此衰减之容颜，何以以身事人？默思有顷，又躺下身子。众侍女催促道：“夜色已深，时辰过了！”众人正喧闹，忽有凉风送来一阵时雨，四周景色顿见悲凉。公主吟诗道：

“宁愿乘民随母去，誓不遂意痴狂人。”因她曾言出家，侍女们便将剪刀诸物藏匿，又严加护守。公主心道：“我身何足珍贵，竟使众人如此守护？我又怎能似孩子般削发遁走？如此，岂不被世人所笑？”遂断了出家之念。

山庄上下，诸人忙于迁居。梳子、盒子、柜子等一应物件都早已包装，运抵京都。落叶公主见此，哪能独自留居于此？临行时泪眼环顾四野，复想当初来时，老夫人病中摩掌她的长发，然后相扶下车。这景象墓然又入眼帘，不觉悲从中来，泪满于眶。一向不离左右的老夫人所遗佩刀及经盒，此时也随同带走。遂吟诗道：

“物是人却非，悲情难籍慰。摩李玉梳盒，双眼泪纷纷。”这经盒乃是老夫人平日惯用的螺钢盒，用以盛诵经布施品。公主如今视它为遗物，倍加珍惜，挟盒返京，似传说之浦岛太郎。

到了一条宫邪，但见一切堂皇无比，人进人出，一派喜气。车在门前停下。公主揭帘，恍恍并非重返旧邪，倒似到了一个陌生之地，心下甚仅，一时不肯下车。众侍女暗怨公主太过稚气，又不得不传牙俐齿地多般劝请。夕雾大将俨然常往之人，暂住东厅的南厢之中。三条院诸人闻此消息，惊得面面相觑：“怎么做出这等事来！是何时发生关系的呢？”原来一向沉静稳重之人，反易突然做出有伤风雅的艳事。他们推测，夕雾与落叶公主发生关系已非一朝一夕，只不过未露痕迹而已。并无一人推想到公主仍是如此坚贞不移。是故他们的一切看法，都太委屈公主了。

鉴于公主尚在服丧，一条院的排场便自然不同于一般喜庆。这样的开端未免不祥。大家吃过素斋，人声寂然时，夕雾过来了。他迫不及待地催促小少将君引他去会公主。小少将君道：“大将倘有长远之志，当不急在这一朝两口。公主刚回旧邪，倍添新愁，已僵卧榻上，形同死尸了。我们因劝慰过烈，反惹公主苦上添痛。俗语道：‘凡事皆为自己。’我们岂敢冒犯公主！请恕我万难从命。还是待些时日再来吧。”夕雾回道：“真是奇怪啊！我竟未料到公主之；如同小孩般莫名难测。”便又极力分辨，说这是顾虑公主与自己两全其美的办法，量世人不会致非难。小少将君答道：“万万使不得啊！我们正担心：这回可别再危及身家性命！大家心慌意乱，没了主张。我恳求你了，千万不可强词争夺理，再做这种不近人情之事啊！”说罢，便合掌礼拜。夕雾道：“想我何曾受过如此冷遇！公主以为我何等样人，如此蔑视？真叫我好生伤心啊！不过，我何错之有？倒想叫人评评。”他已恼羞成怒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小少将君想想也觉难堪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此种冷遇，大将未受过，实乃你不深请于男女之情。究竟孰是孰非，却也可让人评判。”小少将君虽然固执，但又怎能严阻夕雾呢？只得由他跟进去。夕雾估摸公主居处，便踏入室内。公主愈发痛恨此人的蛮横无礼，也不再顾及体面，忙携一床茵褥，躲入储藏室，将门从内侧锁上，凉冰冰地躺下便睡。但在这里能躲几时呢？眼见侍女们皆私。动侧向合流导引自己，她愈想愈是愤恨。夕雾深怨公主冷酷无情，他暗道：“你要抗拒，我偏不罢休。”竟势在必得地独卧户外了。他左右寻思，觉得自己成了隔溪而宿的山鸟。天终于亮了。夕雾自思一味僵持，势必怨极生仇，倒不如暂忍一下，便在储藏室外恳求：“即便略露一条门缝也好！”但里面并不理睬。夕雾吟诗道：

“悲怨填满腔，残冬夜苦寒，更逢深谷锁，岩扉叩不开。如此冷面无情，我已无话可说。”便掩泣而去。

继母花散里见夕雾垂头丧气转回六条院，便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据前太政大臣家的人说，你将H公主迎回了一条院。可有此事？”夕雾从间隔的帷屏缝隙窥见其继母神态，便答道：“这些人总是少见多怪。老夫人初时态度强硬，拒不应允，但临终之际，心念公主无依无靠，难免生涯凄苦，终究托我一切照应。此意正合我心，我自然乐于从命。世人总好说三道四。平常琐事，竟传得不可入耳，真正可恼。”忽又笑道：“只是公主本人厌弃红尘，执意落发为尼。我正无可奈何呢！既然流言可畏，倒索性由她出家也好，免得再生嫌隙。但既受老夫人临终之托，自不忍忤逆，所以还是照应着她的生活。若父亲来此，务请

转告愚意。我深恐父亲见责，怪我一向诚挚，忽又有此不良之念。再者，男女相恋，并非别人的劝谏与各自的意志所能左右的。”后几句话声音甚微。花散里道：“外间传言，我本不信。然此种事情并非出奇，只可怜你那三条院的夫人，安然自到今天，忽生意外，心里定然不好受吧？”夕雾回道：“你以为她是温顺的大家闺秀么？暗地里却凶似鬼神。我并非有意疏阔她。恕我无礼。为女子者，终以平心顺气为佳。倘心存嫉恨，出语伤人，则丈夫为平息事端，许会让她三分，然终有反目之时，势必永世结冤。她们哪能像春殿那位紫夫人和你老人家这样地厚道，温和敦柔，可亲可敬呢？”他极力赞美这位继母。花散里笑道：“你如此赞我，反使我缺点显露，有点自愧呢！不过，我也甚感好笑。你父亲自己一向好色，却以为别人不知道。而风闻你一点风流言行，他便大动肝火，又是训诫，又是忧虑。倒应了‘责人则明，恕己则昏’之说了。”夕雾道：“确实如此。父亲常为此事训诫于我。其实凡事我自会谨慎，也不敢太劳他心神。”说毕，他也觉其父实在好笑。

夕雾前往参谒父亲。源氏虽早已闻知他与落叶公主之事，但他想：“我还是佯装不知为好。”遂默然望着夕雾。见夕雾长得仪表堂堂，丰神秀颀，又正值盛年，精力充沛。不由暗想：“如此标致人物，女人怎不倾心于他呢？添点风流韵事，鬼神也当缄默其口的。看他浑身朝气逼人，却又成熟练达，绝无一丝不通人情世故的幼稚之气，实在无可挑剔。壮年眠花宿柳，实属情理。”他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只管神思纵横。

晌午，夕雾回到三条院本邸。刚进门，一群活蹦乱跳的子女便拥上前来，纠缠着嬉戏。云居雁躺在帐幕里，见夕雾进去，也不理睬。夕雾理解她的恼恨，便故作大度地拉开盖在她身上的衣服。云居雁恨恨道：“你不是曾说我像鬼么？何苦又来纠缠我？”夕雾嫁笑道：“你的心眼儿有鬼气，但你的模样儿却可爱，我如何抛舍得下？”他冲口说了这话。

云居雁生气道：“妄身实不配侍候你这风流俊俏之人，尚望你忘掉我，我任觅一处便可苟活了。多年与你共枕，实浪费你之青春，真是愧疚啊！说着坐起身来，颊飞红晕，态极娇媚。夕雾愈发情思萌动，逗她道：“你生气倒象个孩子呢，可现在更可爱了。也许还该再凶些才好呢！”云居雁半娇半嚷道：“休胡说！像你这种人，还是快快死去吧！我也要死了。见你的面使我懊恼，闻你的声音使我心烦。我先死了，独留你在世间，我倒不放心。”说时神态愈见温驯。夕雾笑笑，道：“你怕我活着，却与你天各一方；你见不到我面，听不到我声，又得到处打听我消息，是以要我死罢了。但你这话，正显出我俩情缘之深厚。生死与共，这可是我俩昔日的誓愿呢！”他说得一本正经，又嘴乖舌巧地细细抚慰了一回。云居雁原来天真而温厚，竟给他一阵甜言蜜语平静了心情。夕雾甚觉其可怜，然又想：“落叶公主并非天生高傲，执拗成性，但她拒不嫁我，必欲出家，实使人尴尬失望啊！如此一思量，便觉时下切不可松手，心中顿生焦躁。今日天色已暗，恐又不会有回音了。他寂然枯坐，思前虑后。此时云居雁因两日未进得水米，便略进了些菜饭。

夕雾对她道：“我对你的爱情始终情深意笃。可你父亲对我却冷酷无礼，使我被人目为愚夫。但我强忍种种恼恨与痛苦，将各处说亲的一概轰走。是故世人笑我任性执拗，说即便是女子亦不致如此。真难以想象，那时是如何忍受的，我一向自信沉稳厚实。况你我已有一大群孩子，即便你深恶我，可也不能任清胡来而抛弃我们啊！人世长久，生命苦短。在世之时，我定不会负你的。尚望你通达。”言罢竟呜咽起来。追昔抚今，云居雁也不胜感慨，觉得因缘毕竟命定，自己与他真是世间少有的夫妇。夕雾揩拭了眼泪，脱下家常便服，换上一件熏足了香的华贵衣服，里外调试了一番，便欲离去。云居雁目送他，面对孤灯，不禁泪如雨下，悲戚地沉吟道：

“宿缘已绝成弃妇，不若披剃远尘俗！尘世里真没法呆了！”夕雾回转身来答道：“此等想法实乃无聊啊！”

“被剃离弃夫君去，痴心枉教世人讥。”其诗仓促而成，并无突出之处。

却说那落叶公主，一直笼闭于储藏室里。众侍女劝道：“还是出来吧！饮食起居照旧，只须将公主意思向大将说明可也。况且也不能永远宠居于内，世人知道，不知又要怎样调说

公主呢！”又多方劝导。公主虽觉此话不无道理，但念及此后恶名流播，及内心种种苦痛，皆因这可恨之人而生，因此还是不肯相见。夕雾发恼道：“怎能玩如此不近人情的游戏。一时牢骚满腹。众侍女也替他抱屈，劝他道：“公主曾言：‘在此服丧期间，我当心志合一，超度亡母。如他真对我有情，何妨再呆些时日，待我身心恢复健康，再作道理。’她心甚坚决。今大将来得频繁了，公主深恐外人讥评，故不便及时相见。”夕雾长叹道：“我心明月可鉴，又从无非礼之处，不知何以待我如斯？我只求能与她倾心对诉一回。即便是在起居室接待，也无不可。只要她知我心，苦等永世又如何卜’他再三恳请，叨叨不止。公主让侍女回道：“外间谣言纷起，使我深陷困厄，不幸之甚，你却木加体谅，一味强逼！居’心如此险恶，实令人痛恨！”她愈发怨恨夕雾，只想远避之。夕雾暗忖：“如此操之过急；外人闻知确也不爽。众侍女恐也脸面无光。”便托小少将君传言道：“公主之意，乐于遵奉。但夫妇之名尚须维系。如此名实相修，世所罕见。但倘听从公主之命，不再相扰，则外人又谓我始乱终弃，越发有损芳名。唉！执拗任性，不请世情，象个孩子，令人好生遗憾！”小少将君也甚觉夕雾言之有理。她见夕雾那般痛苦，便将侍女进出的北门打开，放他进了储藏室。

公主见夕雾忽地进来，惊得三魂出窍，更恨侍女所为，不免凄然地想：“人心如此难测，日后苦患又将如何煎熬呢？”思前想后，悲痛难抑。而夕雾却滔滔不绝讲出诸多藉口，极为辩解。话语虽意味隽永，情趣动人，但公主置若罔闻，恼恨不已。夕雾也恨恨地道：“你如此小觑我，我实感羞愧。想我一时轻率，行此荒唐之事，今虽痛悔，却已无可挽回。只是事到如今，公主又如何能保持高节操守？事出无奈，还是屈等吧！人之一生，恨事甚多，情势所迫，不乏躡身投渊者。公主以我心为深渊，何不投身其中呢？”公主紧裹一件单衣，心中无主，只管悲悲戚戚。其畏缩怯弱之状，惹人生怜。夕雾暗道：“无奈之极！怎么这般厌我呢？情至于此，此女之心竟毫不松动，实乃铁石心肠啊！想来姻缘前世命定，有姻无缘强扭亦不甜，始终只有嫌隙罢了。”一念及此，也深悔此事做得太过出格。想那云居雁，此时必又如坐针毡了。复忆起当初两情相悦，相敬如宾之状，情投意合，相互信赖之情，愈发深恨此次自寻烦恼。是以他也不再勉强抚慰公主，只管一旁自怨自文，直至天明。他羞于每日徒劳地往来奔波，决定今日暂住一日。公主见他如此磨缠不走，愈发厌恶疏远他了。夕雾则一面笑她痴顽，一面又恨她无情。

公主住的这储藏室，除去藏香的柜子和橱子外，难寻它物，设备甚是简陋。公主便稍稍清理，权且住下。室内光线暗淡，但太阳初升时，几缕阳光射入，映出公主无双容姿。公主偶然解下裹头衣服，清理零乱发丝时，便隐约窥得苦颜，夕雾不由暗叹果是个人间尤物。而落叶公主见夕雾那放任不羁的们说风姿，甚觉优美，心道：“光夫貌不出众，却极自负，有时还嫌我容颜欠美。如今芳颜衰减，这美男子看了，心里恐是难堪不过吧！”便觉得好生羞耻。她思前虑后，勉力自慰，但终有苦不堪言之感：世人闻知，必然责我罪无可赦。况又身在丧服之中，伤痛之情，何以抚慰？

公主终于走出储藏室。二人在日常的起居室中泪洗，共进早餐。此时丧家装饰，似嫌不祥，便将做佛事的东室用屏风遮住。东室与正屋之间的帷屏为淡橙色，吉凶咸宜，并不惹眼。又设置了一个两架的沉香木橱于，隐含喜庆之意。此皆出于大和守的安排。众侍女都脱去青蓝色丧服，换上不甚鲜艳的橡棠、暗红或深紫色衣服。绿面枯叶色的围裙亦换成了淡紫色。宅哪里待文众多，诸事皆由大和守亲自过问经办，只略雇了几人来做些粗活。现在来了如此贵客，即便众人尽力侍候，但也常是捉襟见肘。于是那些原已辞退的家臣们闻讯，便又纷纷回转，到事务所听命。

夕雾无法可想，便佯装住惯的样子，当起这宫即的主人来。三条院的云居雁闻讯，寻思这回情缘终是断了。但心犹不甘，仍寄一丝希望。转念又想：“谚云：‘诚挚之人一变心，完全判若两人。’这话不错。”顿时万念俱灰，不肯再受丈夫折磨，便藉日趋避凶神，回娘家省亲去了。时值弘徽殿女御归省，姐妹相伴，烦忧稍解，便没了往日的绵绵归思。

夕雾听得消息，想道：“她的合性果然浮躁。她父亲更是心胸狭窄，缺乏宽宏大量的气度，恐怕正骂我：‘岂有此理！从此不要再见他，也不准再提起他！’而闹得满城风雨。”他心下担忧，便立刻回转三条院。见女儿和婴儿都随母亲走了，只留下几个男孩。他们见父亲回来，满。已高兴，少不得亲热一番。有的恋念母亲，不免哭着向父亲诉苦，要找母亲去，使夕雾十分难受。他几番去信给云居雁，又派人专程迎接，然而始终没有回音。他心中气恼不已，怨怪她怎会如此任性胡来，又深恐前太政大臣责怪，便在薄暮时分亲自去接。夕雾打听得云居雁正在弘徽殿女御所居的正殿内。便径直走进一向熟悉的房间里，却只有侍女同乳母领着婴儿在内戏耍。夕雾叫侍女给云居雁传言道：“怎可如此将孩子们东抛西舍，自己却耽在别处闲耍呢？年长之人怎能仍同年轻时一样任情好玩呢？你我虽素来性情不睦，然而姻缘所定，我一直爱恋着你。况尚有一群可爱的孩子！岂能为了些许小事而弃他们不顾？真绝情啊！”措辞严厉，十分忿恨。云居雁叫侍女代答道：“精不必多言。我已容颜衰减，不能得你欢心，况性情亦难改变。尚望你善待无辜孩子，则我。已足矣。”夕雾恨声道：“答言倒巧妙啊！可究其因，是谁错呢？也不强逼她回去。便同孩子们滞留此地一夜。他自念此时莫名其妙，两头落空，更觉懊恼悲伤。好在孩子们尚能依偎身边，心里略微宽慰。然又想起落叶公主恨他是如此根深蒂固，心清又如万箭穿心，疼痛不已。他想：“世人怎会将恋爱认作风流韵事呢？”便觉此事深可警戒。天色微明，夕雾便又叫人传话：“如此年长之人，尚如小孩任性，岂不遭世人讥笑？我且依你情缘已绝之说，可几个孩子却思念着你，倘你不愿带走，我也自会设法安置的。”如此恐吓之话，云居雁不由得担忧起来：夕雾是个果断之人，恐真会将孩子们带入陌生的一条院。夕雾又道：“我恐不便每每专程来探询几个女儿，尚恳请你还与我，让她们同那边的孩子一道同住，以便看顾。”他甚觉女孩可怜，便告诫她们道：“勿听母亲之言。如此执拗不通情理，实乃可恶！”前太政大臣听得此事，心念女儿成了世人的笑料，不免悲叹连连。对她言道：“恐他自有想法，何不静观其变呢？行事太急，反见轻率。但今既已挑明，也就不可轻易变撤随他回上。且看他如何行事吧！”便派他的儿子藏人少将送一封信给落叶公主。信中道：

“宿缘凭天命，无日不关心。追昔不堪痛，思今更生憎。你尚不至于忘却我们吧！”藏人少将怀信径直走入一条院。众侍女忙设一蒲团请他就座，却不知如何应对。落叶公主尤显难堪，藏人少将是柏木诸弟中相貌最漂亮，姿态最清酒的。他漫不经心地游目四顾，似又回到了柏木在世时的光景。他便对待女们道：“我昔日曾常来于此，并不觉疏阔，只是你们早已疏离我了！”不满之意溢于言表。公主阅毕来信，甚觉难于回复。众侍女便围聚过来，力劝道：“公主倘不复，太政大臣还以为我等不明世故呢！况这信我们是万不可代复的。”众说纷坛，公主却早已啜泣不已，暗道：“躺母亲在世，定会庇护我疏漏之处的！”久久无法成书。后来好不容易泪珠与笔墨齐下，写道：

“微躯不足道，岂敢承关心。何须追昔痛，憎分亦不必。”仅此数语，随想随写，言犹未尽，便包好递走。藏人少将与侍女们闲话道：“我乃常来之人，而让我居于帝外檐下，实觉孤苦无依。目后又结新缘，想来要常来骚扰了。尚望能看昔日微薄之劳，允传我自由出入，做个人幕之宾吧！”言毕辞谢而去。

落叶公主自得了太政大臣的信后，对夕雾愈加冷淡。夕雾则日夜惶惑，无所适从。而云居雁的忧愁苦恨也与日俱增。夕雾的侧室藤典传闻此，想道：“夫人曾以我为不可容赦的情教，孰料现在真来了个难以匹敌的角色。心下怜惜，常去信慰问她道：

“妾身无此缘，设想亦伤悲。时时惜君苦，双泪透衣襟。”云居雁虽疑此诗有讥嘲之意，但因正当忧患，寂寞凄苦，展阅来信后想：“连她也抱不平了。”遂复诗云：

“厄难临他人，我心常悲叹。身遭不幸事，却怜慰藉难。”藤典诗觉得情真意切，更为同情。

这藤典诗昔年曾与夕雾私通。那时夕雾向云居雁求爱不成，便移爱于她。后求婚成功，也便将其渐渐遗忘了。即便如此，她们还是生育了十二个子女。藤典诗生育了二公子、五公子和三女公子、六女公子；而云居雁亦生有公子和女公子各四人，个个都活泼聪颖，可爱宜人。尤其是藤典诗所生的，相貌清秀，性情闲雅，更是出众。三女公子和二公子由祖母花散里抚育，源氏也常来看顾他们，倍加疼爱。至于夕雾、云居雁、落叶公主之间的种种纠葛如何了结，实非笔墨可以尽述。